山靜居畫論

松壺畫憶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山靜居畫論

方薰撰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山靜居畫論上

清　石門方　薰撰

古者圖史彰治亂名德垂丹青後之繪事雖不逮古然昔人所謂賢哲寄興殆非庸俗能辦故公孫舞劍張顛觀公主擔夫而草聖通神吳生畫鬼神而筆法超妙王維畫雪中芭蕉而破墨傳世李思訓畫蜀山而金碧有名大小異制各臻其極曉畫摩詰前身畫師元潤悟筆意於六書僧繇參畫理於筆陣戴逵寫南都一賦范寧歎爲有益人倫少腹笥數卷山谷笑其無文又謂畫格與文同一關紐洵詩文書畫相爲表裏者矣

畫法古人各有所得之妙目擊而道存者非可以言傳也謝赫始有六法之名六法通畫者必自六法論

六法是作畫之榘矱且古畫未有不具此六法者至其神明變化則古人各有所得學者精究六法自然各造其妙

昔人爲氣韻生動是天分然思有利鈍覺有後先未可概論之也委心古人學之而無外慕久必有悟悟後與生知者殊途同歸

氣韻生動須將生動二字省悟能會生動則氣韻自在

氣韻生動爲第一義然必以氣爲主氣盛則縱橫揮灑機無滯礙其閒韻自生動矣杜老云元氣淋漓幛猶溼是卽氣韻生動

氣韻有筆墨閒兩種墨中氣韻人多會得筆端氣韻世每鮮知所以六要中又有氣韻兼力也人見墨汁

掩漬輒呼氣韻何異劉實在石家如廁便謂走入內室。

荊浩曰吳生有筆無墨項容有墨無筆或曰石分三面卽是筆亦是墨僕謂匠心渲染用墨太工雖得三面之石非雅人能事子久所謂甜邪熟賴是也筆墨間尤須辨得雅俗。

書畫至神妙使筆有運斤成風之趣無他熟而已矣或曰有書須熟外生畫須熟外熟又有作熟還生之論如何僕曰此恐熟入俗耳然入於俗而不自知者其人見本庸下何足與言書畫僕所謂俗字乃張伯英草書精熟池水盡墨杜少陵熟精文選理之熟字。

古人不作手跡猶存當想其未書時如何胸次寥廓欲畫時如何解衣磅礴既畫時如何經營慘淡如何縱橫揮洒如何潑墨設色必神會心謀捉筆時張吳董巨如在上下左右。

畫有初觀平澹久視神明者爲上乘有入眼似佳轉視無意者吳生觀僧繇畫諦視之再乃三宿不去庸眼自莫辯。

讀老杜入峽諸詩奇思百出便是吳生、王宰蜀中山水圖自來題畫詩亦惟此老使筆如畫人謂麼詰詩中有畫未免一丘一壑耳。

東坡曰看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晁以道云畫寫物外形要於形不改特爲坡老下一轉語。

歐陽子曰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閒和嚴靜之趣簡遠之心難形僕謂取法於繩墨者人無不見其工拙寄意於毫素者非高懷絕識不能得其妙故賢者操筆便有曲高和寡之歎。

陳善云顧愷之善畫而以爲癡張長史工書而以爲顛此二人所以精於書畫僕曰後惟米元章委心書畫而以癡顛兼之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莊叟之謂也。

畫備於六法六法固未盡其妙也宋迪作畫先以絹素張敗壁取其隱顯凹凸之勞郭恕先作畫常以墨漬縑綃徐就水滌去想其餘跡朱象先於落墨後復拭去絹素再次就其痕跡圖之皆欲渾然高古莫測端倪所謂從無法處說法者也如楊惠、郭熙之塑畫又在筆墨外求之。

東坡曰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而已無一點俊發氣看數尺許便倦僕曰以馬喻固不在鞭策皮毛也然捨鞭策皮毛幷無馬矣所謂俊發之氣莫非鞭策皮毛之間耳世有伯樂而後有名馬亦豈不然耶。

或問僕畫法僕曰畫有法畫無定法無難易無多寡嘉陵山水李思訓期月而成吳道子一夕而就同臻其妙不以難易別也李范筆墨稠密王米筆墨疎落各極其趣不以多寡論也畫法之妙人各意會而造其境故無定法也。

有畫法而無畫理非也有畫理而無畫趣亦非也畫無定法物有常理物理有常而其動靜變化機趣無方出之於筆乃臻神妙。

或謂筆之起倒先後順逆有一定法亦不盡然古人往往有筆不應此處起而起有別致有應用順而逆

者操筆便有曲高和寡之歎。陳善云。顧愷之善畫。而以爲癡。張長史工書。而以爲顛。此二人所以精於書畫。僕曰。後惟米元章委心書畫。而以癡顛兼之。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莊叟之謂也。

畫備於六法。六法固未盡其妙也。宋迪作畫。先以絹素張敗壁。取其隱顯凹凸之勞。郭恕先作畫。常以墨漬縑綃。徐就水滌去。想其餘跡。朱象先於落墨後。復拭去絹素。再次就其痕跡圖之。皆欲渾然高古。莫測端倪。所謂從無法處說法者也。如楊惠、郭熙之塑畫。又在筆墨外求之。

東坡曰。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而已。無一點俊發氣。看數尺許便倦。僕曰。以馬喻。固不在鞭策皮毛也。然捨鞭策皮毛。幷無馬矣。所謂俊發之氣。莫非鞭策皮毛之間耳。世有伯樂而後有名馬。亦豈不然耶。

或問僕畫法。僕曰。畫有法。畫無定法。無難易。無多寡。嘉陵山水。李思訓期月而成。吳道子一夕而就。同臻其妙。不以難易別也。李范筆墨稠密。王米筆墨疎落。各極其趣。不以多寡論也。畫法之妙。人各意會。而造其境。故無定法也。

有畫法而無畫理。非也。有畫理而無畫趣。亦非也。畫無定法。物有常理。物理有常。而其動靜變化。機趣無方。出之於筆。乃臻神妙。

或謂筆之起倒。先後順逆。有一定法。亦不盡然。古人往往有筆不應此處起而起。有別致。有應用順而逆

筆出之。尤奇突。有筆應先而反後之。有餘意。皆極變化之妙。畫豈有定法哉。

山谷云。余初未嘗識畫。然參禪而知無功之功。學道而知至道不煩。於是觀畫悉知巧拙工俗。造微入妙。然豈可爲單見寡聞者道。又曰。如蟲蝕木。偶爾成文。吾觀古人妙處。類多如此。僕曰。此爲行家說法。不爲學者說法。行家知工於筆墨。而不知化其筆墨。當悟此意。學者未入筆墨之境。焉能畫外求妙。凡畫之作。功夫到處。處處是法。功成以後。但覺一片化機。是爲極致。然不從煊爛而得此平淡天成者。未之有也。

筆墨之妙。畫者意中之妙也。故古人作畫。意在筆先。杜陵謂十日一石。五日一水者。非用筆十日五日。而成一石一水也。在畫時意象經營。先具胸中丘壑。落筆自然神速。

用筆亦無定法。隨人所向而習之。久久精熟。便能變化古人。自出手眼。

始入手須專宗一家。得之心而應之手。然後旁通曲引。以知其變。泛濫諸家。以資我用。實須心手相忘。不知是我。還是古人。

凡作畫者。多究心筆墨。而於章法位置。往往忽之。不知古人丘壑生發不已。時出新意。別開生面。皆胸中先成章法位置之妙也。一如作文。在立意佈局新警乃佳。不然綴辭徒工。不過陳言而已。沈灝謂近日畫少丘壑。人皆習得搬前換後法耳。

作一畫。墨之濃淡焦溼。無不備。筆之正反虛實。旁見側出。無不到。卻是隨手拈來者。便是工夫到境。

古人用筆。妙有虛實。所謂畫法。即在虛實之間。虛實使筆生動有機。機趣所之。生發不窮。

功夫到處。格法同歸。妙悟通時。工拙一致。荆、關、董、巨、顧、陸、張、吳便爲一家眷屬。實須三昧在手。方離法度。畫法須辨得高下。高下之際。得失在焉。甜熟不是自然。佻巧不是生動。浮弱不是工致。鹵莽不是蒼老。拙劣不是高古。醜怪不是神奇。

畫不尙形似。須作活語參解。如冠不可巾。衣不可裳。履不可屨。亭不可堂。牖不可戶。此物理所定。而不可相假者。古人謂不尙形似。乃形之不足。而務肖其神明也。

時多高自位置。弊屣古法。隨手塗抹。便誇士家氣象。無怪畫法不明矣。如朝暮晦明。春秋榮落。山容水色。於時移異。良工苦心。消息造物。渲染烘托。得之古法概可廢乎。張韻繪三時風景。子久寫屢變山容。皆經營慘淡爲之。非漫然涉筆而能神妙也。

今人每尙畫橐。俗手臨摹。率無筆意。往在徐丈勰夫家。見舊人粉本一束。筆法頓挫。如未了書。却奕奕有神氣。昔王繹覲宣紹間粉本。多草草不經意。別有自然之妙。便見古人存橐。未嘗不存其法。非似近日。只描其腔子耳。

畫橐謂粉本者。古人於墨橐上加描粉筆。用時撲入縑素。依粉痕落墨。故名之也。今畫手多不知此義。惟女紅刺繡上樣。尙用此法。不知是古畫法也。

今人作畫。用柳木炭起稿。謂之朽筆。古有九朽一罷之法。蓋用土筆爲之。以白色土淘澄之。裹作筆頭。用時可逐次改易。數至九而朽定。乃以淡墨就痕描出。拂去土跡。故曰一罷。

作畫用朽古人有用有不用大都工緻爲圖用之點簇寫意可不用朽今人每以不施朽筆爲能事亦無謂也畫之妍醜豈在朽不朽乎

臨摹古畫先須會得古人精神命脈處玩味思索心有所得落筆摹之摹之再四便見逐次改觀之效若徒以彷彿爲之則掩卷輒忘雖終日摹彷與古人全無相涉

摹仿古人始乃惟恐不似既乃惟恐太似不似則未盡其法太似則不爲我法法我相忘平淡天然所謂擯落筌蹄方窮至理

用墨無他惟在潔淨潔淨自能活潑涉筆高妙存乎其人姜白石曰人品不高落墨無法

墨法濃淡精神變化飛動而已一圖之間青黃紫翠靄然氣韻昔人云墨有五色者也

作畫自淡至濃次第增添固是常法然古人畫有起手落筆隨濃隨淡成之有全圖用淡墨而樹頭坡腳忽作焦墨數筆覺異樣神彩

繪事必得好筆好墨佳硯佳楮素方臻畫者之妙五者楮素尤屬相關一不稱手雖起古人爲之亦不能妙書譜亦云紙墨不稱一乖也

作畫不能靜非畫者有不靜殆畫少靜境耳古人筆下無繁簡對之穆然思之悠然而神往者畫靜也畫靜對畫者一念不設矣

用墨濃不可癡鈍淡不可模糊溼不可溷濁燥不可澀滯要使精神虛實俱到

畫論云。宋人善畫。吳人善治。治賦色也。後世繪事。推吳人最擅。他方爰仿習之。故鑑家有吳裝之稱。古人摹畫。亦如摹書。用宣紙法蠟之。以供摹寫。唐時摹畫。謂之搨畫。一如閣帖有官搨本。

畫分南北兩宗。亦本禪宗南頓北漸之義。頓者根於性。漸者成於行也。

畫樹之法。無論四時榮落。畫一樹須高下疎密。點筆密於上。必疎於下。疎其左必密其右。一樹得參差之勢。兩樹交插。自然有致。至數滿樹林。亦成好位置。

畫樹四圍滿。雖好只一面。畫樹虛實之四面有形勢。

凡寫樹無論遠近大小。兩邊交接處。用筆模糊不得。交接處。用筆神彩精綻。自分彼此。

畫樹無他訣。在形勢位置相宜而已。昔柘湖僧出畫樹一卷。一自樹至數樹。皆以畫法識之。僕謂此死法矣。即以一樹論。形勢各有不同。何論多樹。卷中樹法雖善。如其勢一圖再圖可乎。若形勢既得。位置變化。隨處生發。得宜。則妙矣。

點葉隨濃隨淡。一氣落筆。一氣落筆。墨氣和澤。有神妙。自生動。

董思翁云。北苑畫雜樹。但露根。而以點葉高下肥瘦。取其成形。此即米畫之祖。最爲高雅。

董思翁云。畫樹必使株榦自上至下。處處曲折。一樹之間。不使一直筆。

畫樹只須虛實取勢。頓挫涉筆。應直處不可屈。應屈處不可直。法以巧拙參用。乃得之。

點葉尤須手熟。有勻整處。有灑落處。用筆時。在收放得宜。

枯樹有垂枝仰枝。仰爲鹿角。垂爲蟹爪。李成、范寬。多作仰枝。郭熙、李唐。多作垂枝。後人率變通爲之。畫家以用筆爲難。不知用墨尤不易。營丘畫樹法。多濃墨濃厚。狀如劖鐵。畫松欲凄然生陰。倪迂無惜墨稱。畫皆墨華淡沱。氣韻自足。

昔人謂畫叢樹。必插枯枝以疎通之。意謂林木塞實。不疎通不易佈景也。然畫叢樹。亦必須有交插疎密之勢。山溪邨落。亦易於隱顯出之。

畫柳不論疎密。用筆不論柔勁。只要自然。自然之妙。得之熟習。無他祕也。世人畫柳。知難於枝條。不知勢在株榦。發株出榦。不宜勻整。要虛實參差爲之。尤宜隨株出榦。隨榦發條。次第添補。宜多宜少。以勢度之。方得其妙。

畫松杉檜柏。立勢大約相類。枝皮用筆不同耳。涉筆須要有拙處。有巧處。若一味屈曲蟠旋。取勢便入俗格。當思巧以取奇。拙以入古。

畫松古人立勢。率多平正取法。不以奇怪爲尙。發枝亦須上下虛實得宜。主樹勢有虛實。襯樹隨處生發位置。

古人畫圖松柏。多者皆取平正之勢。以林間可佈屋宇橋亭。曲折位置也。如作離奇盤曲之勢者。只可傍以奇石。俯以湍流而已。

松鍼法不一。總須似亂非亂。筆力爽朗爲妙。不難於剗畫分明也。

昔人謂二米法，用濃墨淡墨焦墨，盡得之矣。僕曰：直須一氣落墨，一氣放筆，濃處淡處，隨筆所之，溼處乾處，隨勢取象，爲雲爲煙，在有無之間，乃臻其妙。

畫石則大小磊疊，山則絡脈分支，而後皴之也。疊石分山，在周邊一筆，謂之鉤勒。鉤勒之則一石一山之勢定，一石一山，妍醜亦隨勢而定。故古人畫石，用意鉤勒，皴法次之。鉤勒之法，一頓一挫，一轉一折，而方圓櫽角之勢，縱橫離合之法，盡得之矣。古人畫石，有鉤勒而不設皴者。

丘壑之妙，鉤勒之妙也。無丘壑，則不得鉤勒之法。

皴之爲法，無濃淡疎密，筆到意足而已。有濃密而筆意未足，疎淡而已足者。

皴法如荷葉、解索、劈斧、卷雲、雨點、破網、折帶、亂柴、亂麻、鬼面、米點諸法，皆從麻皮皴法化來，故入手必自麻皮皴始。

趙松雪、王叔明，閒作鉤勒一法，如飛帛書者，虛中取實，以勢爲之，本自唐人青綠法，陳道復之不耐皴，即此意也。

皴之有濃淡繁簡溼燥等筆法，各宜合度，如皴濃筆宜分明，淡筆宜骨力，繁筆宜檢靜，簡筆宜沈著，溼筆宜爽朗，燥筆宜潤澤。（即六要中「無墨求染之意」。）

皴法一圖之中，亦須在虛實涉筆，有稠密實落處，有取勢虛引處，有意到筆不到處，乃妙。

陸探微見大令聯蘇書，悟其筆意，作一筆畫，宗少文亦善爲之。僕見黃鶴山人山水樹石房屋，一筆出之。

氣勢貫串。有奇古疎落之致。未識宗陸之筆。復作何等觀。

青綠山水。異乎淺色落墨。務須骨氣爽朗。骨氣既淨。施之青綠山容。嵐氣靄如也。宋人青綠多重設。元明人皆用標青頭綠。此亦唐法耳。近世惟圓照、石谷、擅長。石谷嘗曰。余於青綠法。悟三十年乃妙。設色妙者無定法。合色妙者無定方。明慧人多能變通之。凡設色須悟得活用。活用之妙。非心手熟習不能活用則神彩生動。不必合色之工而自然妍麗。

畫雲不得似水。畫水不得似雲。此理最微。入手工程。不可忽之也。會得此理。後。乃不問雲耶水耶。筆之所之。意以爲雲則雲矣。意以爲水則水矣。

畫雲人皆知烘熳爲之。鉤勒爲之。粉渲爲之而已。古人有不著筆處。空濛鬘鬟。蓬勃之爲妙也。張彥遠以謂畫雲多未得臻妙。若能沾溼絹素。點綴輕粉。從口吹之。謂之吹雲。陳惟寅與王蒙酌斟畫岱宗密雪圖。雪處以粉筆夾小竹弓彈之。得飛舞之態。僕曾以意爲之。頗有別致。然後知筆墨之外。又有吹雲彈雪之妙。

古畫中樓觀臺殿。塔院房廊。位置折落。刻意紆曲。卻自古雅。今人屋宇平鋪。直界數椽。便難安頓。古今人畫氣象自別。試從屋宇樓觀。看知大縣絕處。

古畫有全不點苔者。有以苔爲皴者。疎點密點。尖點圓點。橫點豎點。及介葉水藻點之類。各有相宜。當斟酌用之。未可率意也。

山水中點苔鉤草。卽山水之眉目也。往往畫有由點苔鉤草爲妍醜者。

畫人物。必先習古冠服儀仗器具。隨代更易。製度不同。情態非一。雖時手傳摹。不足法也。

寫古人面貌。宜有所本。卽隨意爲圖。思有不凡之格。寧樸野而不得有庸俗狀。寧寒乞而不得有市井相。

眉目鼻孔。用筆虛實取法。實如錐劃刀勒。虛如雲影水痕。

古畫圖意在勸戒。故美惡之狀畢彰。危坦之景動色也。後世惟供珍玩。古格漸亡。然畫人物。不於此用意。未得其道耳。

古畫人物狀貌部位。與後世用意不同。不奇而偉。不麗而妍。別具格法。

古畫面部用粉染其陽位。眶鼻頤頷等處。赭染其陰位。故神氣突兀。

衣褶紋。如吳生之蘭葉紋。衛洽之顫筆紋。周昉之鐵線紋。李公麟之游絲紋。各極其致。用筆不過虛實轉折爲法。熟習參悟之。自能變化生動。昔人云。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可想見矣。

衣褶紋。當以畫石鉤勒筆意參之。多筆不覺其繁。少筆不覺其簡。皴石貴乎似亂非亂。衣紋亦以此意爲妙。曾見海昌陳氏。陸探微天王衣褶如草篆。一袖六七折。却是一筆出之。氣勢不斷。後世無此手筆。

道子悟筆法于裴將軍舞劍。宜其雄駿。古今畫家宗法之。亦如山水之董源。書法之羲之。皆以平正爲法者也。

世以水墨畫爲白描。古謂之白畫。袁蒨有白畫天女。東晉高僧像。展子虔有白畫王世充像。宗少文有白

畫孔門弟子像。

人物古多重色設。惟道子有淺絳標青一法。宋元及明人多宗之。其法讓落墨處。以色染之。覺風韻高妙。

古人畫人物。亦多畫外用意。以意運法。故畫具高致。後人專工於法。意爲法窘。故畫成俗格。

點簇畫始於唐韋偃。偃常以逸筆點簇鞍馬人物。山水雲煙。千變萬態。或騰或倚。或翹或跂。其小者。頭一點。尾一抹而已。山水以墨斡水。以手擦之。曲盡其妙。宋石恪寫意人物。頭面手足衣紋。挩筆隨手成之。武岳作武帝朝元人物。仙仗背項相倚。大抵皆如狂草書法也。

畫法不同。宗支甚廣。近如董、巨、高、米、倪、黃、吳、王、文、沈之支流。人猶相識。至其源遠。如張、曹、顧、陸之派。卽不能識。甚而荆、關、李、范之直下。亦不相認。不相認亦無妨礙。但不可爲元明家法。嗣而抵呵遠宗爲不類者。近代學元四家者。猶有通家之誼。一遇別宗支屬。便以面目相校。雌黃口舌。不知本宗之源。亦從彼來者。不但論畫。詩亦如此。此種見解。所謂孤陋寡聞也。

畫家有未必知畫。不能畫者。每知畫理。自古有之。故嘗有畫者之意。題者發之。如蒙莊之形容畫史。非深知畫者不能道。

寫意畫。最易入作家氣。凡紛披大筆。先須格于雅正。靜氣運神。毋使力出鋒鍔。有霸悍之氣。若卽若離。毋拘繩墨。有俗惡之目。

運筆瀟灑法。在挑剔頓挫。大筆細筆。畫皆如此。俗謂之鬆動。然須辯得一種是瀟灑。一種是習氣。

點筆花以氣機爲主或墨或色隨機著筆意足而已乃得生動不可膠於形迹意足不求顏色似前生相馬九方皐又不獨畫楳也

設色不以深淺爲難難於彩色相和和則神氣生動不則形迹宛然畫無生氣

畫後塗遠山最要得勢有畫已佳以遠山失勢而通幅之勢爲之不振有畫全以遠山作主者不可不知

曾見宋院模本僧繇畫設色深厚如器上鑲嵌畫多深沈渾穆之氣固於筆中亦可想見僧繇畫法矣

作畫論畫可伸己意看畫獨不可參己意若參己意論之則古人有多少高于己處先見不到

畫不可皮相凡看畫以其裝點髣髴某家即呼眞蹟類多叔敖衣冠學者模得形似便已自奇另紙幾不成畫此皆平日只是皮相古人所致

雲霞滋胸襟花竹怡情性物本無心何與人事其所以相感者必大有妙理畫家一丘一壑一草一花使望者息心攬者動色乃爲極構

藝事必藉與會乃得淋漓盡致催租之罷時或憾之然無聊落寞之境以攄其懷以寄其意不爲無補程邈造隸于獄中史公著書于蠶室此又其大者也

陳衍云大癡論畫最忌曰甜甜者穠郁而輭熟之謂凡爲俗爲腐爲版人皆知之甜則不但不之忌而且喜之自大癡拈出大是妙諦余謂不獨書畫一切人事皆不可甜惟人生晚境宜之

僕嘗爲友人題白石翁山水云每視人畫多信手隨意未嘗從古人甘苦中領略一分滋味石翁與董、巨、

劇壘。敗管幾萬。打熬過來。故筆無虛著。機有神行。得力處。正是不費力處。

法派不同。各有妙詣。作者往往以門戶起見。互爲指摘。識者陋之。不知王、黃同時。彼此傾倒。韓、孟異體。相與推崇。惟其能知他人之工。則己之所造也深矣。

意造境生。不容不巧爲屈折。氣關體局。須當出於自然。故筆到而墨不必膠。意在而法不必勝。

逸品畫。從能妙神三品。脫屣而出。故意簡神清。空諸工力。不知六法者。烏能造此。正如眞仙古佛。慈容道貌。多自千修百劫得來。方是眞實相。

孫位畫水於大同殿壁。中夜有聲。嘗謂言者故神其說。及見石谷清濟貫河圖。筆勢浩汗。沙黃日薄。一望瀰漫。畫水隨筆曲折卷去。如聞奔騰澎湃。聲發紙上。傍觀朱生者。移時色沮。以手指曰。前年舟過幾厄此處。畏途逼人。無那太似。相與稱歎。乃知前人神妙。固不足怪也。

畫境異乎詩境。詩題中不關主意者。一二字點過。畫圖中具名者。必逐物措置。惟詩有不能狀之類。則畫能見之。

子久富春山居一圖。前後摹本。何止什百。要皆各得其妙。惟董思翁模者。絕不似。而極似一。如模本蘭亭序。定武爲上。

士人畫多卷軸氣。人皆指筆墨生率者言之。不禁啞然。蓋古人所謂卷軸氣。不以寫意工緻論。在乎雅俗。不然。摩詰龍眠。輩皆無卷軸矣。

前人謂畫曰丹青。義以丹青爲畫。後世無論水墨淺色。皆名丹青。已失其義。至於專事水墨。薄視金粉。謬矣。

詩文有眞僞。書畫亦有眞僞。不可不知。眞法必有大作意。發之性靈者。僞作多檃括蹊逕。全無內蘊。三品畫外。獨逸品最易欺人眼目。

作畫必先立意。以定位置。意奇則奇。意高則高。意遠則遠。意深則深。意古則古。庸則庸。俗則俗矣。

書畫貴有奇氣。不在形迹間。尙奇。此南宗義也。故前人論書曰。既追險絕。復歸平正。論畫曰。山有可望者。可游者。可居者。反是則非畫。

氣格要奇。筆法須正。氣格筆法皆正。則易入平版。氣格筆法皆奇。則易入險惡。前人所以有狂怪求理。鹵莽求筆之謂。

畫凡命圖新者。用筆當入古法。圖名舊者。用筆當出新意。圖意奇奧。當以平正之筆達之。圖意平淡。當以別趣設之。所謂化臭腐爲神奇矣。

畫法可學而得之。畫意非學而有之者。惟多書卷以發之。廣聞見以廓之。

畫時聞先公於執友閒緒論。謂作詩要從古人想不到處著想。做不到處用力。便非陳言。作畫如法。便無依樣胡盧之病。又曰。古人造一藝。必先絕棄常見。常見習聞。最足蔽塞天性。能名於後世者。不博名於一時者也。

寄舟禪師畫墨蘭。頗自矜貴。來主吾鄉之福嚴寺。見先公畫壁。即過訪。與論畫法。謂阿師未離作家氣。師曰。居士參得松雪停雲似否。先公曰。正參得不似方似。師便掀髯曰。諾。先公曾題師畫有紙上春風筆上開。阿師多向道場栽。佛前拈著無聲句。香氣皆從墨氣來。蓋師作花葉。先以淡筆尖醮濃墨爲之也。

蟄夫徐丈嘗語先公曰。藝事凡假途古人。馳策胸臆。自據勝處。不藉支吾。便有得魚忘筌。得兔忘蹄之妙。先公亦曰。時值清適。境亦偷然。騰觚翻墨。快意處。不但不多讓古人。恐古人亦未必過此。時或各出卷軸評賞。或從事筆墨。互相題跋。題先公瓶菊圖曰。酒已澀。菊已折。插之瓶中。花增香。酒增色。題者畫者皆癡絕。其胸次磊落可想。

山靜居畫論下

世以畫蔬果花草隨手點簇者謂之寫意細筆鉤染者謂之寫生以爲意乃隨意爲之生乃像生肖物不知古人寫生卽寫物之生意初非兩稱之也工細點簇畫法雖殊物理一也曹不興點墨類蠅孫仲謀以爲眞蠅豈翅足不爽者乎亦意而已矣

寫生家宗尙黃荃徐熙趙昌三家法劉道醇嘗云荃神而不妙昌妙而不神神妙俱完惟熙耳後王奐州亦謂陳道復妙而不眞陸叔平眞而不妙眞妙俱得惟周少谷耳

凡寫花朵須大小爲瓣大小爲瓣則花之偏側俛仰之態俱出寫花者往往不論梨棋桃杏一勻五瓣乃是一面花欲其生動不亦難歟

點花如荷葵牡丹芍藥芙蓉菊花花頭雖極工細不宜一勻疊瓣須要虛實偏反疊之如牡丹人皆上簇細瓣起樓下爲一勻大瓣朵朵一例便無生動之趣須不拘四面疎密簇疊參差取勢各呈花樣乃妙

寫花頭須要破碎玲瓏鉤葉點心須要精神圓綻便有活致

寫葉之法不在反正取巧貴乎全圖得勢發枝立榦亦同此法

鉤葉點心乃是全幅之眉目有揚葉點花平平而鉤點有法便爲改觀有揚葉點花已妙鉤點無法而敗之者不可不知

元張守忠墨花刎毛筆墨脫去窠臼自出新意眞神妙俱得者石田常仿摹之設色絕少僕見其桃花小幀以粉筆醮脂大小點瓣爲四五花赭墨發幹自右角斜拂而上旁綴小枝作一花一蕊合綠淺深攢葉襯花蕊之間點心鉤葉筆勁如鍼轉折快利餘梗尺許更不作一花一葉風致高逸入徐氏之室矣

昔人云墮地之果易工於折枝之果折枝之果易工於林上之果郊野之蔬易工於水濱之蔬水濱之蔬易工於園圃之蔬僕以爲園圃乃種植之蔬無欹側偏反之致難工難於位置取勢耳至墮地之果無枝葉映帶亦何以取勢其說殆不可解

寫點簇花卉設色難於水墨雖法家作手點墨爲之成雅格設色每少合作

寫生無變化之妙一以粉本鉤落塡色至衆手雷同畫之意趣安在不知前人粉本亦出自己手故易元吉於圃中畜鳥獸伺其飲啄動止而隨態圖之趙昌每晨起遶闌諦玩其風枝露葉調色畫之陶雲湖聞某氏丁香盛開載筆就花寫之竝有生動之妙所謂以造化爲師者也

畫墨花趁溼點心鉤葉最得古意雖設色點簇以墨點心鉤葉自具妙理

設色花卉法須于墨花之法參之乃入妙唐宋多院體皆工細設色而少墨本元明之間遂多用墨之法風致絕俗然寫意而設色者尤難能

白錢翁蔬果刎毛得元人法氣韻深厚筆力沉著白陽筆致超逸雖以石田爲師法而能自成其妙青藤筆力有餘刻意入古未免有放縱處然三家之外餘子落落矣

寫花卉刎毛草蟲古人工細妙不工細亦妙今人工細便爾俗氣蓋筆墨外意猶未盡焉不思而學於畫亦無謂耳

點簇花果石田每用復筆青藤一筆出之石田多蘊蓄之致青藤擅跌蕩之趣

畫不用墨筆惟以彩色圖者謂之沒骨法山水起於王晉卿趙昇近代董思白多畫之花卉始是徐熙然宣和譜云畫花者往往以色暈淡而成獨熙落墨以寫其枝葉蕊萼然後傅色故骨氣風神爲古今之絕筆云云由此觀之沒恐墨之訛也或以謂熙孫崇嗣嘗畫芍藥芍藥又名沒骨花究不知何義

設色花卉世多以薄施粉澤爲貴此妄也古畫皆重設粉粉筆從瓣尖染入一次未盡膩澤勻和再次補染足之故花頭圓綻不扁薄然後以脂自瓣根染出卽脂汁亦由粉厚增色南田惲氏得此訣人多不察也

南田氏得徐家心印寫生一派有起衰之功其渲染點綴有蓄筆有逸筆故工細亦饒機趣點簇妙入精微矣

石舜舉草蟲卷三尺許蜻蜓蟬蝶蜂蜢類皆點簇爲之物物逼肖其頭目翅足或圓或角或沁墨或破筆隨手點抹有蠕蠕欲動之神觀者無不絕倒畫者初未嘗有意於破筆沁墨也筆破沁墨皆弊也乃反得其妙則畫法之變化實可參乎造物矣

黃荃畫多院體所作類皆章法莊重金粉陸離徐熙便有汀花野卉瀟落自好者所謂黃家富貴徐家野

逸也。

元明寫生家。多宗黃要叔、趙昌之法。純以落墨見意。鉤勒頓挫。筆力圓勁。設色妍靜。舜舉、若水後之冕、叔平、沱江各極其妙。時人惟陳老蓮能之。南田惲氏畫名海內。人皆宗之。然專工徐熙祖孫一派。黃、趙之法幾欲亡矣。

邊鸞、呂紀、林良、戴進。純以宋院本爲法。精工毫素。魄力甚偉。黃、趙、崔、徐之作。猶可想見。後人專於尺幅爭能。屏幛之作。幾無氣色。可輕視耶。

東坡云。世人多以墨畫山水竹石人物。而未有以墨畫花者。汴人尹白能之。墨花之法。其始於宋乎。惲氏點花。粉筆帶脂。點後復以染筆足之。點染同用。前人未傳此法。是其獨造。如菊花鳳仙山茶諸花。脂丹皆從瓣頭染入。亦與世人畫法異。其枝葉雖寫意。亦多以淺色作地。深色讓主筋分染之。（主筋、葉中一筆也。）墨竹一派。文石室爲初祖。石室傳之東坡。坡死不得其傳。後三百年子昂夫婦及息齋李氏。私淑文、蘇。復衍其法。揉道人繼之。王友石、夏仲昭、歸文休、魯孔孫。皆墨君之的嗣也。

畫竹無論工揩。先須一掃釘頭鼠尾。佻儇瑣屑之病。務使節節葉葉。交加爽朗。肥瘠所不計也。

攢三聚五。蜩腹蛇跗。疊葉成竿。東坡所謂竹自有也。未嘗以爲畫法。故執筆熟視。熟視則意有此竹。筆隨意之所之。兔起鶻落而出之。少縱則逝矣。攢三聚五。蜩腹蛇跗。非畫法。畫法在熟視少縱之間。

世謂畫竹不難於發竿。而難於疊葉。雖有是理。然全幅位置。妙在發竿。竿發得勢。疊葉亦有生法。

婁江友人金懷璞家見坡老墨竹石根大小兩竿仰枝垂葉筆勢雄健墨氣深厚如其書法沈著痛快者也。

朱君仲嘉攜其舅氏所藏梅道人墨竹卷來。宋紙極堅韌。畫爲四段。每段竹不多。而墨氣漉漉溢於筆外。以題語位置畫境字勢似十七日帖。放逸處類素師。僕所見道人墨竹。此爲翹楚。

蒲石齋畫竹。世不多見。僕於朱丈春橋處。見一幅。濱墨放筆。氣深力厚。篠少葉肥。眞得髯蘇風度。蒲齋益都人。曾爲吳興太守。其侍妾明霞。亦解弄筆硯。墓在湖州峴山下。

東坡試院時。興到以朱筆畫竹。隨造自成妙理。或謂竹色非朱。則竹色亦非墨可代。後世士人。遂以爲法。僕所見如文衡山。唐六如。孫雪居。陳仲醇。皆畫之。此君譜中。昔多墨綬。今有衣緋矣。

昔人云。游戲亦有三昧。東坡居士畫蟹。瑣屑毛介。曲隈芒縷。無不備具。又畫應身彌勒像。又摹陸探微獅子。元章謂伯時法吳生。神彩不高。余乃取顧凱之格。不使一筆入吳生。又與伯時論分布次第。作子敬書練裙圖。又作支許王謝。於山水間。後人朝學執筆。夕已自誇爲得士人氣。不求形似。能無愧乎。

指頭作畫。起於唐張璪。璪作畫或用退筆。或以手摸絹素而成。畢宏閒璪所受。璪曰。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宏爲之驚歎閣筆。王洽以首足濡染抹蹈。後吳偉汪海雲輩。淋漓恣意。皆其遺法。

志潔行芳者。無賢不肖。皆愛慕之。雲林畫。江東人家以有無爲雅俗。其爲人蓋可想見矣。

雲林大癡畫。皆於平淡中見本領。直使智者息心。力者喪氣。非巧思力索所能造。

倪迂客畫正可匹陶靖節詩。褚登善字。皆洗空凡格。獨運天倪。不假造作而成者。可爲藝林鼎足。昔人謂仲圭大有神氣。子久特妙風格。叔明奄有前規。而三家未洗縱橫習氣。獨雲林古淡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僕嘗曰。讀老迂詩畫。令人無處著筆墨。覺矜才使氣一輩。未免有慚德。茶香居士謂於六法中求雲林。非深於畫者。僕曰須會得六法中有老迂來處。不然。恐問途者。不知雲林模關範董。煞從力行苦心得此自在面目。

操一藝以至神明者。必先抱卓絕一世之見。楳花菴主。書畫斬志於古。不爲習尚所移。與盛子昭同里閈。子昭遠近著聞。求筆墨者踵接。仲圭之門。雀羅無問。妻孥視其坎壈。勸以治脂粉爲時妝。仲圭莞爾曰。汝曹毋大俗。後百年。吾名噪藝林。子昭當入市肆。身後士大夫果賢其爲人。爭購其筆墨。一軸可抵餅金。子昭畫幾廢格不行。

梅花和尚。墨名儒行者。居吾鄉之武塘。蕭然寰堵。飽則讀書。饑則賣卜。畫石室竹。飲梅花泉。一切富貴利達屏而去之。與山水魚鳥相狎。宜其書若畫。無一點煙火氣。

一峯老人。純以北苑爲宗。化身立法。其畫氣清質實。骨蒼神腴。嘗遊虞山。悟得筆法。遂家焉。日攜壺酒。坐湖橋觀雲霞吐納。晴雨晦明。極山水之變。蘊于毫末。出之楮素。洵非俗工可能跂及。

癡翁性本霞舉。早歲好與羽人道士遊。辭世後。有見其吹橫竹出秦關。遂以爲蟬蛻不死。故其筆墨工夫。亦具九轉之妙。實可與黃庭內外篇同玩味耳。

人謂道人行吟。每見古樹奇石。卽囊筆圖之。然觀其平生所作。無虬枝怪石。蓋取其意而略其迹。胸有爐椎者。投之粹然自化。不則彼古與奇格格不入。非我有也。

癡翁設色。與墨氣融洽爲一。渲染烘託。妙奪化工。其畫高峯絕壁。往往鉤勒楞廓。而不施皴擦。氣韻自能深厚。

黃鶴山人。爲松雪外甥。書畫之妙。源于鷗波。早歲精工。點染酷似其舅。晚能一變蹊逕。以董、巨相參。淋漓毫楮。自成一家法。馳騁海內。遂分吳興一席。

嘗謂操筆家。往往急於博名譽。汨沒天德。乞靈時彥。經營模擬。鞅鞅而不倦。古人風味。畢生不知。殊爲可惜。僕見叔明畫甚多。觀其前後用意。始在求合於人。旣乃力避其習。每變而易之。雖鷗波不得不放其出一頭地。

高詹事題白陽山人畫後云。宋元之蹟。太半爲贋鼎。故余晚年。多購勝國名人翰墨。僕亦嘗謂勝國諸賢。承宋元之模範。人皆自得眞詮。遺毫剩墨。所謂雖無老成。尙有典型也。

張來儀、徐幼文、陳氏大小髯、王友石輩。筆墨不變元格。至沈朗樵、姚公綬、杜東原、劉完菴、諸老風骨超邁。開沈丈之先。一時吳下名作竝起。毫素之妙。奄有唐宋。

石田老人筆墨。似其爲人。浩浩落落。自得於中。無假乎外。凡有所作。實力虛神。渾然有餘。故僕以謂學石田先須養其氣。

六如原本劉、李、馬、夏和以天倪。資於書卷。故法北宗者。多作家面目。獨子畏起。而北宗畫法有雅格。

張夢晉風流醞藉。子畏流輩。筆法妍雅。亦娣姒間耳。

衡山太史。書畫瓣香松雪。筆法到格。駸駸乎入吳興之室矣。然自有清和閒適之趣。別做逕庭。亦由此老人品高潔所至。

仇實父以不能文。在三公間。少遜一籌。然天賦不凡。六法深詣。用意之作。實可奪伯駒、龍眠之席。曾見實父畫孤山高士。王獻移竹。及臥雪煎茶諸圖。類皆蕭疎簡遠。以意涉筆。置之唐、沈、晝中。幾莫能辨。何嘗專事雕繢。世惟少所見耳。

衡山水墨南宮圖。宋西陂贈高江邨物。開卷墨氣渾淪。筆法精妙。或曰。神似董思白。僕曰。賢者皆知其大也。

董思翁不耐作工畫。而曰。李、趙之畫極妙。又有士人氣。後人得其妙。不能得其雅。五百年而有仇實父。王司農麓臺。平生惟嗜子久渾淪墨法。亦謂仇氏自有著沈痛快處。

唐居士楮畫。涉筆用墨。法極見意。其合作實可越元望宋。人皆愛其畫。未知其趣也。

石翁風雨歸舟圖。筆法荒率。作迎風堤柳數條。遠沙一抹。孤舟蓑笠宛在中流。或指曰。雨在何處。僕曰。雨在畫處。又在無畫處。

陳道復煙林雲壑。墨氣濃淡。一筆出之。妙有天機。而不涉畫家蹊逕。不獨能事寫生。山水亦是宗家。

古人一藝高於法度平正後世便以奇別爲能雖有刻劃精巧名立小品豈能爲百世宗法董思翁於文、沈閒復以平淡天然自立一幟至今名不在四家後東坡嘗謂好奇務新乃詩之病畫豈不然。

畫禪法自董巨倪黃能師其意而不逐其跡用墨之妙尤爲獨詣隨手拈來氣韻生動。

吾鄉墨林項氏不獨精於鑑古書畫亦刻意入古曾見其模閻本帖全弓筆意不爽可謂翻身鳳凰爲王穉登太學寫百谷圖爲東禪寺僧寫梵林圖皴法設色可踵實父而攀六如至其墨花文石世皆知爲絕品文孫孔璋輩宜其能事筆硯矣。

書畫自畫禪開堂說法以來海內翕然從之沈唐文祝之流遂塞至今無有過而問津者近來又以虞山婁江爲祖法亦復不參香光一二好古之徒孤行獨詣必皆非笑之書畫之轉關要非人力能回者。

吾浙自蠢齋松雪梅道人後逸史竹懶墨林皆是正法眼藏筆墨窾竅妙不愧前人。

陳仲醇李長蘅古情逸思筆墨開張可殿畫禪一軍所遜者畫禪特有醞釀耳惲道生邊幅稍窘然亦足以馳騖二子間。

天池天賦卓絕書畫品詣特高狂獪處非其本色陳道復於時自出機軸二家墨法有王洽米顛之風。

道釋人物丁南羽有張吳心印神姿颯爽筆力偉然董思翁巨眼人嘗謂三百年無此作手顏其室曰白毫菴陳章侯崔子中皆出羣手筆落墨賦色精意毫髮僻古爭奇各出幽思子中人物外他畫少見竟侯山水花卉類有平淡天然之作點染得元人遺意僻古是其所能亦其所短也。

倪文正鴻寶筆墨有青藤、白石之風。細筆亦復古雋。高越流輩。曾見其疎林篠石。題仿家雲林者。中作墳墨瓦屋。墨氣妙有元理。別具雅構。

徐俟齋黃端木之山水。金耿菴楊補之之梅花。孤高絕俗。眞士人畫也。世皆以人重之。是不知畫之妙。蓋筆墨亦由人品爲高下者。

竹懶道人畫仗其詩以發妙意。可謂夙世詞客。前身畫師。畫賸一編。超超元箸。

錢叔寶畫法古淡。筆無點塵。襟抱悠然。畫外自見。僕謂罄室於畫。眞窮而後工者。

文氏子弟。妙有淵源。包山、五湖、西室、夷門、諸子。大都瓣香停雲。各參其法。而成一家。風骨清超。毋爲淺視。

款題圖畫。始自蘇米。至元明而遂多。以題語位置畫境者。畫亦由題益妙。高情逸思。畫之不足。題以發之。後世乃爲濫觴。

古畫不名款。有款者。亦於樹腔石角。題名而已。後世多款題。然款題甚不易也。一圖必有一款題處。題是其處則稱。題非其處則不稱。畫故有由題而妙。亦有由題而敗。蓋此又畫後之經營也。

國朝畫法。廉州、石谷爲一宗。奉常祖孫爲一宗。廉州匠心渲染。格無不備。奉常祖孫。獨以大癡一派爲法。兩宗設教宇內。法嗣藩衍至今不變宗風。

西廬、麓臺。皆瓣香子久。各有所得。西廬刻意追模。一渲一染。皆不妄設。應手之作。實欲肖眞。麓臺壯歲參以己意。乾墨重筆。皴擦以博渾淪氣象。嘗自誇筆端有金剛杵。義在百劫不壞也。

士氣作家一格。麓臺司農有之。蒼蒼莽莽。六法無跡。長於用拙。是此老過人處。

廉州追摹古法。具有神理。石谷實得其衣盆。故工力寢深。法度周密。時輩僅以寸縑尺楮爭勝。至屏山巨幛。尋丈計者。石谷揮洒自如。他人皆避舍矣。

時有舉石谷畫問麓臺曰。太熟。舉二瞻畫問之。曰。太生。張徵君瓜田服其定論。僕以謂石谷之畫不可生。生則無畫。二瞻之畫不可熟。熟則便惡。

海內繪事家。不爲石谷牢籠。即爲麓臺械梏。至款書絕肖。故二家之後。賚非無人。如出一手耳。獨邵村方氏。獅峰沈氏。梅壑查氏。皆能自行自止。可謂不因人熱者。

惲南田。吳漁山。力量不如石谷大。逸筆高韻。特爲過之。至於工細之作。往往不脫石谷法。豈當時往還討論。染習之深。不能擺落耶。然二家具此天分。不當隨人脚根轉耳。

畫梅自王會稽千花萬蕊一法。傳習至今。玉几山人陳撰。別作一格。發筆如玉箸篆。疎英淡墨。洒然自足。莫謂此老惜墨如金。正恐世人筆墨皆妄用之耳。

清溪、松圓、風人、半千、年少、尺木、諸老。寄意毫素。不爲法縛。不爲法脫。教外別傳。是爲逸品。

姜鶴澗一丘一壑。有迂客之迂。陳玉几半蕊疎花。得逃禪之禪。類皆不著色相。自擄胸臆耳。

寫生捨徐黃。非所爲法。山水去董巨。豈得爲宗。南沙涉筆染素。能不落南田之蹊逕。東山揮洒經營。能擺脫麓臺之坯塹。稼軒主人。於其間。復衍徐、黃、董、巨之法。而自作一家。畫法不二妙。無盡義焉。

僕學書幾四十年而未得古人自然之妙因閱黃尊古、王日初、張墨岑、沈凡民、諸君畫知有苦心焉然力殫神疲則同其所造而未得古人棹臂遊行之爲樂也

畫有盡而意無盡故人各以意運法法亦妙有不同摹擬者假彼之意非我意之所造也如華新羅山水花鳥皆自寫其意造其法金冬心又以意爲畫文以飾之爲一格皆出自己意造其妙

畫有可不款題者惟冬心畫不可無題新詞雋語妙有風裁行草隸書具入古法

執友中書畫如徐丈蟄夫精意六書畫擅諸格入嘉隆之間無愧色陳丈曙標人物仕女妍麗入神曾爲薰追摹大父照神氣如生筆法不減曾鯨之妙許丈容如人物花鳥蔬果俱入古惟山水宗石谷長箋大幅氣勢過人故馮司寇景夏嘗曰同年子許某澍畫之第一手也汪丈懷堂眞草書遠步松雪近繼停雲鈍丈壽民小楷有太傅法山水格高韻古有元人之風

張浦山徵君畫師徐白洋能出於藍工古文著國朝畫徵錄評論繪事曲盡其筆友人朱君仲嘉謂其不及備載欲補錄之惜不永年而其事未果嘗聞仲嘉曰士之懷才不彰者多豈獨書畫即以畫士論山陰馮仙湜續圖繪寶鑑評論多不識畫理然國初諸老出處約略可稽未可沒其功也彌伽居士畫徵錄論畫頗不爽惜其所載未及詳備耳目所及爵里可知如嘉興之何燧石門之許自宏徐王熊鍾仁蔣遜葉子健海鹽之徐令平湖之高詹事士奇沈岸登沈玉山海寧之陳與錢塘之汪晫康熹松江之張司寇照虞山之徐姓宜與之周復丹山之吳培休寧之徐棟畫皆傳賞藝林尚遺其名況地隔千里僻處蓬牖之

士可勝計哉。

畫仕女多無嫻靜之作。時人康熹石舟氏所製。明姿雅度。綽約動人。好寫閒情賦。及謝芳姿團扇圖。能見本意。子凱之年及冠。畫九歌亦妙。嘉與王芬遠。畫法焦博士秉正。工緻周密。能得其心印。仿南田畫。世多專習其寫生。宜與周文生。山水蔥蒨蒼潤。咄咄逼人。

高詹事精賞鑑。家藏名蹟。與退谷棠邨相埒。書法名於時。畫亦高妙。曾仿文待詔。湘君湘夫人圖。擬徐幼文枯木竹石。皆能臻妙。同里沈岸登黑蝶填詞爲朱竹垞檢討所稱。畫亦有倪黃遺意。雲間張文敏得天。亦以書法妙天下。寫意竹石蔬花。有白陽青藤之風。

婁東見巨然畫。用筆如粉條樹法。類羅道人。煙雲杳渺。苔點散如菽粒。墨漉漉若欲滴者。

徐丈塾夫家有墨畫應眞像一卷。云是禪月手跡。時無第二不輕示人。乙亥人日過吹綠舫。焚香頂禮。始一展對。畫法以渴筆皴擦。鼻孔眉目。或隆準大鼻。或長頸高結。或臞瘠若骷髏。或臃腫若癆瘵。或猙獰若猛獸。式醜陋若老鬼。或形同木石。或心似死灰。或衣木葉。或衲水田。或蹲岩踞樹。或吐火吞針。種種盡態極致。要非人意所到。相傳休公見之夢寐者。自應別開生面。

董思翁每以書法傲吳與。獨於畫法遜讓之。吳與山水。時有蕭然物外之致。見其竹石山鵲。所謂石如飛帛竹如籀者。筆法有之。然後知古人未嘗漫然揚抑也。

高尚書筆法皆嚴重。樹頭樹頂。用墨濃於上而淡於下。爲獨造之格。故望之峯巒插空。林木離立。形勢八

面生動。

趙吳興于彥敬畫特愛重之。倪迂謂子久不能夢見房山。僕五見其手筆。惟二中幅爲最。一款至正丙子。爲子信學士作者。樹爲介字點。山用米家法。一似梅道人畫。密而有淵靜之趣。爲過之。房山法自米氏。其所不及者。處處用意。米老筆下。便有渾然天成之妙。然二米後。筆力宏肆。實無出其右者。

韓晉公五牛卷。五尺許麻紙。堅密可愛。卷首作老黃牯齕草蔓。一蒼色者。正向作鳴狀。一雜色者。礪角狀。一白雜蒼色者。背立狀。最後一純黃色者。以紅絡首。蓋用陶宏景意也。筆法如解索篆。極圓勁。骨骼轉折。磈礧阜起。神氣赫然。後吳興二跋。前作精楷。如黃庭經。後跋行書。皆載於書畫譜。

米老設色絹幅。起手作樹一叢。墨氣濃淡爽朗。隔沙作淡墨遠林。山腰映帶雲氣蒸上。雲罅濃墨漬之。林杪露高屋。餘屋皆依山附水。隱見爲之。近山墨尤濃。渾淪壯偉。遠山幾疊。參差起伏。赭抹山骨。合綠襯樹。及皴點處。額上宋思陵行書。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御書瓢印。左傍下有米芾之印。元章印。贋首董思白行書。雲起樓圖。左右邊緣跋曰。元章爲畫學博士時所進御。元章狀所謂珍圖名畫。須取裁聖鑑者也。後有朱象先印。此吾鄉司承好古具眼。米畫以此爲甲觀。又張君芑堂氏。出所藏紙本小幅。展卷首。便見大行書芾岷江還舟次海應寺。國詳老友過談。舟閒無事。且索其畫。遂率爾草筆爲之。不在工拙論也。三十六字。墨氣奕奕。畫之蒼莽老筆。實是其書溢而爲妙也。

王叔明紙本中幅。筆極老致。起手鼠足點樹。中插一仰枝松。疎落荒率。若不經意。隔水兩峯。破網皴法。淋漓墨瀋。意仿巨然。掩其款書。幾無可辨。自題行書。黃鶴山中樵者王蒙。畫于京師龍河方丈。左邊董思白跋云。余見山樵畫多矣。無不規摹古人。遂作掩抑古人者。雲林所謂。五百年來無此君。不虛也。然諸格中。以仿巨然爲最。此幅仿巨然。又叔明平生第一得意筆。得此。諸叔明畫可廢矣。

雲林樂圃林居圖六幀。有疎有密。不祇一格。筆墨濃淡俱入妙。自是君身有仙骨也。題云。余來城郭。暑氣甚熾。偶憩甘白先生樂圃林居。不覺數日。相與蔭茂樹。臨清池。觀羲文之象。爻彈有虞之南風。遂以永日。忽已淹留久如。閒成此詩。小册呈甘白。以寓笑樂耳。觀此册。乃知雲林八面變化。以一樹一石爲雲林者。尚在門外也。

友人朱君仲嘉。精于鑑別。古今書畫。家掌故出處。言之井然。雖名不著者。無不知其爵里。又人所不易也。柘湖高氏。仲嘉戚鄙。先世名收藏。僕介仲嘉得觀之。（仲嘉名鴻猷。）董元溪山高隱。合絹幅。下作老樹六七株。似檜柏榦。郤爲小渾點葉。一坡迤邐至隔岸。石壁俯溪。溪坳架草閣。一人憑欄凝望。平沙遠岫。蒼茫隱見。皴作麻皮雜解索法。筆力圓穩。墨氣深厚。眞有元氣淋漓之觀。上有金章宗明昌御覽巨印。

唐張萱漢宮圖。筆極工細。綿密臺殿房廊。曲折滿幅。界畫精巧。洵若鬼工。圖中仕女。燃燈熏籌。合樂疊衣。歌舞之類。曲盡其態。衣褶作遊絲紋。設色古雅。此畫自來傳重。汪氏珊瑚網。卞氏畫考。皆載入。畫雖雕繢

滿眼而無院體習氣是唐人高一籌處

營丘摹峯積雪小絹本筆極細密林巒屋宇皆用焦墨畫如屈鐵絲空處淡墨籠染積雪凝寒對之令人起粟又大幅雪圖筆蹤較巖圓神氣磊落上隔水有董思翁題

郭熙山水兩巨幅用筆酣嬉淋漓一如行草書法一墨本一設淺絳一有董思白題識

水墨阿羅漢一卷絹質如布用筆樸古人物衣褶類畫石法松石位置別有奇趣卷首青色箋李濱之題爲龍眠居士作畫無款名又蓮社圖絹本中幅人物工緻筆法高古佈景設色竝皆精妙上有宋思陵題

李公麟蓮社圖六字御書長印下隔水有文衡山書蓮社圖記

劉松年沈李浮瓜圖筆力古勁設色厚重松陰蔽虧水屋閒敞幽人坐對童子剖瓜薦李一段意趣能移人情宋祕監何澄畫淵明歸去來辭長卷筆法清瘦如篆隸衣作蠶鐵綫紋信筆爲之有風起水湧之妙陶公小像不一態大都鬚眉洒落有不爲五斗米折腰神色後有張曙齋書歸去來兮賦神似北海吳興、道園丹丘諸人題跋

牧羊樵子爲李希古畫初看似戴文進細視文進不能到其古奥石樹沙水行筆頓折力出畫外惟樵子及羝羠一羣極工細皮毛以赭墨粉筆鉤作旋螺紋瑟瑟欲動

周昉玩花仕女畫極拙實古雅又唐人花下調鸚大仕女位置特奇丹杏海棠梨花周匝無罅花叢二女郎竝坐湖石一袖擎鸚鵡一手捉紅豆飼鸚石後雙鬟作顧盼狀長領窄袖唐時妝束設色豔冶動人又

松雪倦繡圖。仕女作欠伸狀。豐容盛鬢。畫法全仿周昉。湖石辛夷。點景妍妙。上多元人題。惜綠素將敗裂矣。

叔明淺設色絹幅。煙雲出沒。林壑幽邃。神似巨然。妙境。又溪山高逸圖。深松長林。道士策笻其間。覺謖然清吹。拂人眉宇。此幅作卷雲皴

黃鶴山人墨竹。紙質如牛皮。墨氣如髹漆。竹三竿。葉一勻作介字。別具風趣。款篆凌雲高節。行書黃鶴山樵叟畫。上有元王元文、金方泉、張行素、諸人詩。又趙善長過牆竹一枝數葉。筆力銛利。墨氣皁積。楮上有竹泉、石田二詩。此畫載六硯齋筆記。

徐幼文竹石。渴筆爲之。乃墨君之別支也。上題云。欲暝投僧舍。風將雨忽來。愁腸與詩思。多分竹聲催。高啓與幼文晚過南禪寺。佺上人留宿。風雨驟至。竹聲搖戛。深感於懷。而幼文寫竹賦詩。啓不能無言。故詩以識之。風雨南禪寺。那堪聞竹聲。燈前同酒客。俱有感懷情。

易元吉猴貓圖。乃北平孫氏舊物。卷僅三尺許。絹本。筆力細緻。設色妍麗。院體也。上有宋佑陵書。易元吉猴貓圖。御書印。松雪跋云。二狸奴方雛。一爲孫供奉攜挾。一爲怖畏之態。畫手能狀物之情如是。上有祐陵舊題。藏者其珍襲之。小行書。結體用筆。似李北海。退谷一跋。亦以吳興重之。

管仲姬墨竹一卷。皆作風篁。腕力遒甚。筆勢飛翻。若颯然有聲。出自卷來。款作行書。騰踔有法。大似魏公。董香光云。仲姬書畫。筆勢如公孫氏劍器。突過吳興。不類閨閣本色。非過譽也。

鮑子以文出示明石齋黃公畫松長卷筆墨簡遠殊出人意松凡天壇峨嵋岱華嵩少之品每畫一段以小楷識之款書壬申十月二十九日集諸髯朋爲壽公是年四十也畫復自跋有今川嶽有靈鳥鹿俱倒僕與松當留數尺得支撐無害也之語公書法鍾太傅世嘗重之畫實罕覯今得展觀亦幸矣

山靜居畫論後敘

山靜居畫論。石門蘭士方君作也。曩余側聞鐵生奚君談畫。不可一世。獨傾倒於君。稱道不置口。顧余未從君游。得君畫僅從奚君冬花盦中展諸手蹟。想見君神閒意暇。伸紙濡墨時也。丁巳冬月。君來錢唐。與余同寓金氏園。掃葉烹茶。賦詩對酒。君謬引余爲知己。數爲余作畫。繁不重。簡不略。厚在神。秀在骨。高曠之氣。突過時輩。余親見君之磅礴而究未知君之造詣。何以臻此也。君曰。子欲探討其微。必先根柢乎古。因出所著畫論一編。授余讀之。其論山水樹石花鳥人物。運筆設色之淵源。片縑巨障之格局。無不見之筆端而形之腕底。其論荆關董巨而下。某某造就何至。某某宗派何出。評隲一二語。畢露毛髮。其論所見累朝名跡。題甲署乙。鉤元抉奧。鑒審尤精。當然後知君之鉤勒點拂。水暈墨章。筆下所到。卽意中所言。取裁于古。有獨深者。觀君畫論之精。奚君推重益徵。不謬而尤幸余從君遊。得君畫。且日誦君著作。奧旨微意。昭然若揭。其有功後學不少。以視董思白之畫禪室隨筆。李竹懶之六研齋筆記。笪江上之書筏畫筌。不是過也。余性嗜畫。每見古人心畫所寄。未嘗不穆然想望。特胸無卓識。不能考晰以通其微。指陳以辨其實。安得此寫生之筆以寫之。今序君論。余滋媿矣。

嘉慶戊午立秋前三日。錢唐陳希濂書於石蘿庵。

松壺畫憶

錢杜 著

本館據榆園叢刻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松壺畫憶

松壺畫憶卷上

清 仁和錢 杜叔美著

余少時居南湖上門無雜賓齋中收藏甚富暇則恣意探討日與古人晤對興到下筆頗不爲時習所染中年奔走四方浮名繼縛所經之地乞筆墨者盈集率率酬次故寄興時絕少六十後老且嬾手僵目眵畏近筆硯每憶昔年東塗西抹或與古人有相合處以及從收藏家觀唐宋元明諸家眞迹有所得卽筆之於紙久之成帙名曰畫憶後之覽者當知古法不可失習俗不可染於究心是道者宜少有裨益焉至南北兩宗之源山水皴染之法則前人已詳言之矣道光庚寅仲冬雪窗松壺居士識

作畫必明窗淨几筆墨精良胸無塵滓然後下筆胸次默憶古名人山水一樹一石如在腕下則興趣勃然定是佳搆

山水以樹始昔人樹訣已備言之下筆須留意筆筆要轉折心手並運久之純熟自然一樹成必有可觀趙文度常云樹無他法只要枝榦得勢則全幅振起惲南田與石谷論畫書曰僕苦寫樹發枝多枯窘是以作山水初落筆便有戒心也可見前人作畫愼始如此

右丞畫訣有石分三面之說分則全在皴擦鉤勒皴法又有簡有煩煩簡中又有家數如大癡善破皴法可簡可煩雲林似簡而煩山樵似煩而簡要之披麻折帶解索等皴總宜鬆而潛反是則謬矣至北宗之大小斧劈亦不離鬆潛兩字也作山巒須分層次皴之山峰須起伏映帶深厚有情或間以碎石或隔以

雲氣。大約始用潤筆。繼用燥鋒。則自然有鬱然蒼渾之氣。

皴大小礬頭。先將匡骨鉤定。靜看良久。自然有落筆處。先澹後濃。先潤後燥。再加渲染。不患不厚矣。

山水中屋宇甚不易爲。格須嚴整。而用筆以疏散爲佳。處處意到而筆不可到。明之文待詔。足以爲法。更有一種粗枝大葉。及米家烟嵐杳靄之境。石田翁是其所長。其中屋宇雜落。當以羊豪禿穎。中鋒提筆寫之。意態自別。

山水中人物。趙吳興最精妙。從唐人中來。明之文衡山全師之。頗能得其神韻。凡寫意者。仍開眉目。衣褶細如蛛絲。疏逸之趣。溢於楮墨。唐六如則師宋人衣褶。用筆如鐵綫。亦妙。要之衣褶愈簡愈妙。總以士氣爲貴。作大人物。須於武梁祠石刻領取古拙之意。

趙松雪松下老子圖。一松一石。一藤榻一人物而已。松極煩。石極簡。藤榻極煩。人物極簡。人物中衣褶極簡。帶與冠履極煩。即此可悟參錯之道。

前人畫譜無佳者。蓋山水一道。變態萬千。尋常畫史。尚不能傳其情狀。況付之市井梓工乎。嘗與朱山人野雲言。畫之中可付梨棗者。惟人物鳥獸屋宇舟車。以及几榻器皿等。宜各就所見唐宋元明諸家山水中所有。一一摹出之。分別門類。匯爲一書。庶幾留古人之規式。爲後學之津梁。野雲欣然。於是廣搜博采。共相臨摹。兩年而成十二卷。即雜落一門。自唐以下。得七十餘種。他可類推。欲梓行。以工鉅未果。今稿本不知散失何所矣。

點苔一法古人於山石交互處界限未清用苔以醒之或皴法稍亂用以掩其迹故落以少爲貴若李希古全不作苔點爲北宗超然傑出者唐子畏深得其法至王叔明之渴落又不必一例觀也

趙文敏之細攢點文衡山全師之用之青綠山石甚宜水墨者亦深秀可喜

設色每幅下筆須先定意見應設色與否及青綠澹赭不可移易也

大癡山樵多赭色雲林則水墨多然余舊藏頼瓚浦城春色乃大青綠舟車人物並似北宋人眞不可思議

設大青綠落墨時皴法須簡留青綠地位若澹赭則煩簡皆宜

青綠染色只可兩次多則色滯勿爲前人所誤

凡山石用青綠渲染層次多則輪廓與石理不能刻露近於晦滯矣所以古人有鉤金法正爲此也鉤金創於小李將軍繼之者燕文貴趙伯駒劉松年諸人以及明之唐子畏仇十洲往往爲之然終非山水上品至趙令穰張伯雨陳惟允後之沈啓南文衡山皆以澹見長其鬆潤處似覺轉勝前人惟吳興趙氏家法青綠盡其妙蓋天姿既勝兼有士氣固非尋常學力所能到也王石谷云余於是道參究三十年始有所得然石谷青綠近俗晚年尤甚究未夢見古人南田用澹青綠風致蕭散似趙大年勝石谷多矣用赭色及汁綠總宜和墨一二分方免炫爛之氣

赭色染山石其石理皴擦處或用汁綠澹澹加染一層此大癡法也

唐子畏每以汁綠和墨染山石。亦秀潤可愛。

赭色。虞山破龍溯中者第一。青綠兩色。以滇中永昌爲最。

山水中松最難畫。各家松鍼凡數十種。要惟挺而秀。則疏密肥瘦皆妙。昔米顚作海岳庵圖。松計百餘樹。用鼠鬚筆剔鍼。鍼凡數十萬。細辨之。無一敗筆。所以古人筆墨貴氣足神完。柳亦頗不易寫。諺云。畫樹莫畫柳。信然。山水陂塘間。似不可缺。前人所寫。亦有數十種。王右丞能作空鉤柳。其法。柳葉須大小差錯。條條相貼。逐漸取勢爲之。自有一種森沈旖旎之致。至趙大年之八字。徐幼文短剔如松鍼。皆秀絕塵寰。並可師法。

樹之攢點。八九筆十餘筆不等。須禿穎中鋒攢聚而點之。詳度湊積爲樹。不獨得勢。亦且鬆秀見筆。倘設色。以汁綠再點一次。更濃厚矣。文氏父子最工此。弟子陸叔平、錢叔寶。皆能爲之。

空鉤葉。各家所作不同。總須靜穆古雅。如設色空鉤者多。不妨留一株。竟不著色。亦趙法也。

小山樹種數不一。有細攢點。有剔松鍼。有橫點。有細橫畫。細攢點。及松鍼。並宜青綠山水中。橫缺宜赭山。細橫畫是秋景。只宜加赭。蓋山樹所以閒山石。峰巒使深厚。而分層次。雲氣中略露尖頂。則倍靈潛有致。黃鶴翁與吳仲圭。以澹墨大點。加以焦墨。沈鬱蒼渾之極。高房山亦間有之。

李希古山石不點苔。只以焦墨剔細草。此亦分清山石之一法。

作遠山須愼重相度。然後下筆。形勢得。則全幅皆靈動矣。染時有宜意到而筆不到者。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

青綠山水之遠山。宜澹墨。赭色之遠山。宜青。亦有純墨山水。而用青赭兩種遠山者。江貫道時有之。

山水中。如佛塔經幢。以及人家竈突。水碓機杼魚罾。當於唐宋名人畫中摘取。時時臨摹。務使純熟。存於胸中。以上諸物。雖小道。然必佐以書卷之味乃佳。

山水中馬牛。雖寫意。然必使神氣宛肖。而有筆意乃妙。他若鶴鹿雞犬。皆備點綴。總須於唐宋人本中留意摹之。

房屋文衡山最精。皆自趙吳興得來。而吳興則全自唐人畫中醒釀而出。

園亭中湖石。須靈瘦。凹處皴之。凸處染之。只澹墨石青赭色三種。交互處以細草分之。

邱壑太實。須閒以瀑布。不足再閒以雲烟。山水之要。寧空無實。

寫雲運筆須圓。用筆宜斷。多縈洄交互處。或再以澹墨水渲染之。胸中先具飛動之意。自然筆勢靈活流走。望而知非庸手也。

瀑泉甚難。大癡老人。亦以爲不易作。須兩邊山石。參差錯落。天然湊合而成爲妙。略有牽強。便落下乘。水口或用碎石。或設水閣橋梁。皆藉可藏拙。此爲初學者言之耳。

畫水勢欲速。筆欲緩。腕欲運。意欲安。大旨如此。水有湖、河、江、海、溪、澗、瀑、泉之別。湖宜平遠。河宜蒼莽。江宜空曠。海宜雄渾。溪澗宜幽曲。瀑泉宜奔放。勿論何種水。下筆總宜佐以書卷之味。方免俗。

網巾水。趙大年最佳。其後文五峰可以接武。其法貴腕力長而勻。筆勢轅而潛。郭忠恕畫清濟貫濁河圖。一筆貫四十丈。安能有若是之長筆。大抵筆墨相接處。泯然無痕耳。此卽畫水之法。

米家烟樹山巒。仍是細皴。層次分明。然後以大闊點點之。點時。能讓出少少皴法更妙。

唐子畏云。米家法要知積墨破墨。方得眞境。蓋積墨使之厚。破墨使之清耳。米顚山水。何嘗一片模糊哉。

臨古人畫。須先對之詳審細玩。使鎔逕及用筆用墨用意。皆存於胸中。則自然奔赴腕下。下筆可不必再觀。觀亦不能得其神意之妙矣。

宋人如馬夏輩。皆畫中魔道。然邱壑結搆。亦自精警。不妨采取用之。

雲林惜墨如金。蓋用筆輕而鬆。燥鋒多。潤筆少。以皴擦勝渲染耳。夫渲染可以救枯瘠。生雲烟。迂翁又何嘗頃刻離是法哉。特不肯用溼筆重筆耳。學者當細味之。

作書肯中鋒。作畫亦然。雲林折帶皴。皆中鋒也。惟至明之啓禎間。側鋒盛行。蓋易於取姿。而古法全失矣。

大癡披麻皴。苦多橫點。碎石處。不過七八點。巒上四五點而已。此洪谷子法也。

山樵皴法有兩種。其一世所傳解索皴。一用澹墨鉤石骨。純以焦墨皴擦。使石中絕無餘地。望之鬱然深秀。此翁胸具造化。落筆岸然。不顧俗眼。宜乎倪元鎭有扛鼎之譽也。

古來詩家。皆以善變爲工。惟畫亦然。若千篇一律。有何風趣。使觀者索然乏味矣。余謂元明以來。善變者。

莫如山樵不善變者莫如香光嘗與蓬心蘭墅論之

畫中寫月最能引人入勝全在渲染襯貼得神耳如秋蟲聲何能繪寫只在空階細草風樹疏籬加以渲染得宜則自然有月自然有蟲聲盈耳也他可類推學者當深思之

作巨幀與作小幅無異便無怯嫩散漫之病

陳眉公云磨墨如病夫執筆如壯士此是畫前要訣杜少陵觀公孫大娘舞劍器此是皴擦渲染時要訣世俗論畫皆以設色爲易事豈知渲染之難如衆金入鎔重加煅鍊火候稍差前功盡棄

子昂嘗謂錢舜舉曰如何爲士夫畫舜舉曰隸法耳隸者有異於描故書畫皆曰寫本無二也

南田翁云明時畫多宗右丞北苑二家蓋取其高深渾厚極古人盤礴氣象董香光云有唐人之致去其纖有北宋之雄去其獷則得之矣否則極意相似未免爲畫家傖耳

宋人寫樹千曲百折惟北苑爲長勁瘦直之法然亦枝根相糾至元時大癡仲圭一變爲簡率愈簡愈佳畫以山水爲上寫生次之人物又其次矣白石翁師吳道子作衣褶有古厚之致子畏師宋人衣褶如鐵綫衡山師元人衣褶柔細如髮三君皆具士氣洵足傳世若吳小仙張平子輩劍拔弩張墮入魔道學者勿爲所誤

文待詔畫法師趙松雪及楳花盦道人而靈秀之氣出自腕下往往有出範圍之作後之人欲瓣香停雲須先領會其清超靜穆之神韻然後邱壑位置自然合格漸脫渣滓而留清虛則近道矣若一意在皴染

鉤勒上取形似。終屬參死句漢也。

南田翁云。唐解元寫生。有水墨一種。如號國澹妝。洗盡脂粉。此可悟用墨如設色之法。

停雲諸弟子。陸叔平得其秀峭。錢叔寶得其蒼潤。居商谷得其簡潔。然僅工敷色。若文氏水墨一種。似皆未能入室。後之欲師停雲者。當知牟尼入手。正不易也。（琯案停雲弟子。尙有陸子傳師道。余曾見其長卷。畫筆蒼秀。頗有魄力。不在陳白陽、錢叔寶下也。）

有明一代畫史。自嘉隆以前。皆謹守繩尺。不肯少縱筆墨。都有渾厚之致。過萬厤以後。腕下漸露芒角。少含蓄意。此亦運會使之。不期然而然也。

趙文度時爲香光捉刀。其生秀處。能自成一家。顧仲方仿山樵。蒼厚沈細。幾能亂眞。此二君。皆吳淞派中之矯矯者。

畫上題詠與跋。書佳而行款得地。則畫亦增色。若詩跋繁蕪。書又惡劣。不如僅書名山石之上爲愈也。或有書雖工。而無雅骨。一落畫上。甚於寒具油。祇可憎耳。

畫之款識。唐人只小字藏樹根石罅。大約書不工者。多落紙背。至宋始有年月紀之。然猶是細楷一綫。無書兩行者。惟東坡款皆大行楷。或有跋語三五行。已開元人一派矣。元惟趙承旨猶有古風。至雲林不獨跋兼以詩。往往有百餘字者。元人工書。雖侵畫位。彌覺其雋雅。明之文、沈。皆宗元人意也。

落款有一定地位。畫黏壁上。細視之。則自然有題跋賦詩之處。惟行款臨時斟酌耳。

用墨之法甚難。明之羅小華、程君房、方于魯固佳。然隔百餘年。膠脫而色澤黯澹矣。與其舊也寧新。近時

所製皆麤劣不可用惟金多心以小華道人墨春之使細重加膠更製曰五百斤油最佳近亦漸少不得已擇其輕細者用之眞畫史之苦心也

印章最忌兩方作對畫角印須施之山石實處

唐宋皆無印章至元時始有之然少佳者惟趙松雪最精只數方耳畫上亦不常用雲林倘有一二方稍可至明時停雲館爲三橋所鐫董華亭一昌字朱文印是漢銅章皆妙唐解元印亦三橋筆餘皆劣蓋名下諸君究心於此者絕無僅有耳

松壺畫憶卷下

米元章滬南樹翠圖。是師法右丞。樓館樹石。並極細秀。規格亦嚴整。蓋世傳米氏雲山者。亦海岳庵之一種耳。世但謂潑墨模糊。爲米家宗派。不亦僞乎。此幀余見之滇中陸氏。主人傖父也。以爲非眞迹。竟令埋沒於蠻烟瘴雨中。惜哉。

吾浙武林城外有園。水木之勝。冠於西城。園中有亭。壁上爲米海岳所畫。主人大不解事。以其色澤黯澹。推而仆之。倩人另作。此事才四十年。至今傳以爲笑。顚老何辜。屢遭殘虐。附書志恨。

余在滇中。與永豐寺僧怡公頗往還。一日至寺中。西齋堂壁上懸畫。細辨之。爲王安石作。卽張丑清河書畫舫所載。天香雲岫是也。其上雲林生五言古一章。與所載合。畫之上增一平西親王之寶。知曾爲吳逆所藏。圖中桂樹皆細攢點。草堂三楹。主人意態閒適。旁一童子煎茶。後爲層樾。皴法是北宋人本色。極蒼渾秀潤。雲林書逾雅可喜。余以二十千易得之。裝池未竟。爲人豪奪去。至今邱壑如在目前。瑣案此畫。亦見庚子銷夏記。退谷謂倪題不佳。恐是僞作。哈北地別有一贋本耶。庭鷺案。六研齋筆記。謂石逸字乃模糊。而以筆潤補。意是王安道履所作。安道作華山十二圖。其青柯坪一幀。正類此。況荆公生平作字草草。類極忙事。豈耐作此細謹筆墨耶。

生平所見唐人眞迹。在山右平陽城隍廟。觀吳道子地獄變相。樓閣雲彩。皆麤筆人物衣褶。如篆籀。如狂草。奇奇怪怪。不能見其筆墨痕迹。與滇中永昌石刻大士像筆意。正復相似。都中貫休羅漢。不獨佛象。卽一樹一石。莫不奇古。金陵崇效寺。唐無名氏丈六觀世音。紙厚如牛革。長及三丈。其寫衣褶。皆一筆寫丈。

不知當時如何落墨也。泰州分司姚晉涵家。觀唐人子母牛圖卷子。是生絹所畫。山石只盡筆略皴。石畔寫意秋林兩三叢。母牛在卷尾。回首顧盼。子牛奔赴。情態宛然。後宋元人跋極多。皆佳。揚州吳杜村處。觀王右丞江干雪霽圖卷。山石皴法用披麻。秀而沈厚。樹則寫意而工。枯林中間以夾葉。江口一松。古藤垂其上。獨精細。色澤已剝落。惟草屋中一短榻。硃色如故。後宋元諸跋甚妙。在西安莊白民明府處。觀韋偃巨幅藤花。古柏一株。夭矯拳屈。古藤纏其上。千花萬葉。尋丈之紙。絕無餘地。並細鉤密染。而交互穿插。非神工鬼斧。不能辦也。畫左絹邊上有宋道君御書。希世之寶。及蔡元長小行楷跋。右絹邊下有趙文敏一跋云。少陵詩中。但言其畫松擅長。不知寫生之神妙如此。長夏同兒子雍至清遠堂。得觀是幀。不覺驚拜。欲捉筆借臨。相對終日。無由知涯岸。薄暮歸來。如徙手之出龍藏也。文敏傾倒至此。可知其筆墨迥絕千古矣。又唐人山水粉本二幅。亦奇。在太倉畢硯飛家。見陸探微風雨出塹圖長卷。樓閣層臺。並極細秀。臺上數人負手而觀。才二分許。頗有意態。臺外野田皆黃花。田之外山巒如墨。雲氣吞吐。老樹飛動。烟靄四合。一蛟騰而上。水氣隨之。奇作也。又有展子虔臨小李將軍明皇幸蜀圖。青綠山水。人物如豆。僅尺幅。若寬有餘地。亦可悟邱壑位置之精。展爲高齊時人。又石恪鍾馗嫁妹圖。雖工而少士氣。與夏珪馬遠相似。石亦五代人。（琯案貫休羅漢。京師明因寺僧紫柏。有入夢之異。各系以贊。見孫退谷庚子銷夏記。琯又案。展在李前幾二百年。安得反臨李畫。此必有誤。思訓卒于開元初。則并非思訓筆矣。當是李道昭。）予在袁浦。湖州閔君道生攜周昉佛象一。紅衣僧頂出圓光。現韋陀尊者相。筆甚古秀。款只雨字。落紙背。馬和之。院習中之翹楚。其豳風圖及松陰撥阮。用筆灑脫。頗具士氣。非畫院諸人所及。

余舊見王晉卿煙江疊嶂圖。山石蒼秀。烟水空濛。一葉小舟。搖漾天際。東坡詩所謂漁舟一葉江吞天者。覩者如身坐篷牖。有乘風破浪之想。是本與賈秋壑家玉版十三行。爲時相所藏。籍沒次日。將以進御。不復能借摹一本矣。

李伯時有東郊瘦馬圖。甚奇。令觀者有世無伯樂之感。

宋人能畫者多。如溫公、潞公、鄭公、范文正、包孝肅、至王介甫、蔡元長、賈悅生、諸人。亦並精六法。國初南翔陸家收藏甚富。諸名士如竹垞輩爲之品論。宋時羣公所作。盡收入讀畫閣中。百餘年來。半皆散失。惜予未得窺全豹耳。案朱文公有石刻自寫像。

司馬溫公獨樂園圖。僅尺許小幀。石牆一區。背山臨水。門外竹逕曲折。園中山堂左右。作空鉤兩桐樹覆之。一曲池橫以略彴。水亭畔花木陰翳。皆攢點加以汁綠。堂之後山峰作小斧劈。而帶疏逸之意。焦墨作苔點。中加以粉。唐人法也。筆極細挺沈厚。古致藹然。想見其人。

文與可寫竹。東坡極傾倒。石門吳氏藏秋風一葉圖。巨幅。絹已毀。置竹筒中。須愼重取玩。竹根自左角上起。竹鞭拗折成圈。榦斜出至右角下。中出細枝四五寸。枝上一葉向左。微帶風勢。似無地可以增減。斯謂神乎其技。

余家藏東坡枯木竹石巨幀。用筆豪宕。秀色可餐。款識□□四年。東坡居士。爲兒子過寫。蓋晚年筆也。懸聽事上。鄭楓人太守見之叫絕。再拜攜之而去。

米顚人物。有黃帝鑄劍圖。筆意自謂過李伯時。腕下柔而勁。如綿裹鍼也。

劉松嵐先生藏宋人無名氏巨幀山石。皴法似右丞。樹木葱鬱似北苑。半用燥鋒成之。盛夏望之。蒼然疑寒。翠落人襟袂也。余定爲江貫道作。

嘉定明府吳槃齋。得董源山水巨册四十幀。借觀匝月。卽非眞筆。要亦宋元名手所爲。其結搆渾淪。設色古樸。而石上苔不過六七點。大者如豆。小者如椒。卽此已非尋常庸手所能辦。

李營邱山水小卷。高僅六寸。長二尺餘。是澄心堂紙本。首作古松五株。根下碎石拖沙。松半隱小舟。舟上一衣白者。翹首而望。舟以外皆作波瀲細紋。以澹墨青渲染。微月畫尾。只秋雁兩行而已。其神韻之妙。未可言語形容也。此爲畫賈吳修亭攜來。索值昂。爲有力者所得。

許道寧雖北宗。而有秀峭之格。非馬遠諸人所能比擬。嘗見劍門飛雪一幀。峰石摸之有棱。上有吳仲圭一跋。書甚妙。

元房山高尚書師米氏雲山法。而加以色澤。幷有用靑綠者。在四大家之外。別具一格。吳興亦傾倒。歎爲逸品。常題其畫云。最愛尚書山水絕。與畫史離羣。何似高懷如許。曾看匡廬曉雲。是幀舊藏余家。澹靑綠設色。烟林杳靄。山嵐勢如湧出。以澹石綠爲地。加以墨點。再加汁綠蓋之。更以赭色鉤經絡分之。屋宇人物。亦古拙可愛。

房山又有越城夜月圖卷。先以焦墨作樹。皆大攢點。後以澹墨爲陂塘樓宇。及舟檝睥睨等物。遠處一塔。

反以焦墨爲之。水光嵐影。遙相映帶。仙乎仙乎。眞非馳逐名利場者。窺其萬一。自題云至元戊辰秋。試李廷珪墨。

迂公書家藏凡三幀。其一澱湖秋曉圖。爲塘栖宋茗香所贈。其一爲龍門茶屋圖。卽世傳龍門僧者。其一爲顧阿瑛寫像。俗言雲林不喜作人物。余所藏三幀皆有之。古名家無所不能。又豈世俗能窺測擬議哉。雲林青綠山水。世所罕覩。予以四十金。於毘陵蔣氏購得此幀。山石仍是折帶短皴。松杉叢翳。閒以夾葉。其中舟車屋宇。寸人豆馬。以及樹竇溪光。空翠層疊。眞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自題其上曰。浦城春色送以中教授之閩中。幷賦一詩。七閩樹翠合。山勢浦城高。青靄浮蒼壁。晴嵐醉碧桃。吟猿傳木客。飛瀑亂松濤。夢入千山裏。雲霄一羽毛。詩書畫可稱三絕。

陽羨陳定生藏雲林十萬圖。後歸長興朱氏。毘陵畢蕉籠。爲余曾摹一册。後又見南田翁所臨本。雖結搆略同。而風神似遠勝蕉籠。余嘗言。凡究心六法者。蒼渾則關乎學力。靈秀則本乎天姿。至厚薄則運會使然。假使見雲林原本。其精神意思。必又駕南田之上。區區一藝。推而言之。安有盡境哉。

趙文敏雙松平遠圖。青綠細鉤染。東絹堅潔如玉。長僅三尺餘。寬才六寸。下爲平岡。雙松離立。一朱衣人扶杖而登。筆意靜穆。眞無一豪塵俗。侵其筆端。在小月波館。相對終日。有三宿索靖碑下。摩挲不忍去之意。

汪遲雲出吳興鵲華秋色長卷共賞。紙本如新。鵲華三峰。矗然天際。以澹青綠烘染。其下漁莊蟹舍。參錯

於洲渚林麓之間。紅葉夕陽。皆渲染而出。蘆葦作雙鉤。而不設色。澹遠空靈。洵飛仙筆也。是日再觀黃鶴山樵。菊莊高隱卷子。卷首作七松。兩夾葉樹。山石皴法如篆籀。蒼古縱逸可愛。中草堂一區。前後皆作窗檻。一人擁書坐榻上。庭下竹籬繞之。籬外秋菊數畦。卷尾作秋林一叢。濃墨大點。雜以紅葉。遠處溪水作急流勢。其後自書兩跋。當是此君得心應手之作。

桂未谷以所藏松雪翁畫。前後赤壁卷子相示。並屬臨副本。前赤壁設大青綠。全仿小李將軍。筆意生動。其中寫山。寫江。寫樹。寫月。寫舟。舟中寫東坡。寫吹簫客。寫童子。寫舟子。人物僅三四分。而神完氣足。絹盈丈。寫波紋勻圓流走。幾無少隙。宋人中無此簡潔之筆。後赤壁澹設色。起自雪堂寒林疏柳。坡外江流與山月相吞吐。石壁下二客倚篷坐。天際孤鶴掠舟西去。坡公在山頂。作劃然長嘯狀。夜氣蒼莽。江烟欲浮。極追摹之能事。是卷未谷攜歸後。不復再見。如漁郎出桃源矣。

天池石壁圖。元時諸大家。各有一幀。非大癡所獨創。余見數本。當以松雪翁爲最。癡翁本不可得見矣。管道昇紫竹庵圖。爲臨川李氏所藏。用筆細秀。一庵之外。皆新篁。間以靈石。庵中一僧一經。卷而已。古穆淵靜之致可掬。

黃大癡浮嵐暖翠巨幀。在畢礪飛家見之。赭色中間以澹青綠。松杉雜樹。蓊翳掩映。樹下碎石皴法。皆作了字形。根腳以澹墨略皴染。再塗赭墨。大樹並大披麻皴。以青綠澹染。樹頭佛閣掩映。雲烟變滅。勢欲飛動。在元人中。沈秀蒼渾。眞能籠罩一代者矣。常傳癡翁晚年仙去。觀此種筆墨。令人有餐霞御風之想。

大癡富春山圖有二本。其一爲富春大嶺圖。一爲富春山居圖。大嶺圖未見。山居圖卽吳明卿所藏。病劇欲以爲殉。家人自火中奪出者。卷首有焦灼痕。雖微瑕。亦藝林佳話也。余曾見於太倉陸時化蘐松閣中。屬蓬心太守爲摹一卷。久爲好事者攫去。如雲烟過眼矣。

又見赤城仙瀑圖立幀。自跋云。瀑勢奔瀉。惟水口最難寫。是圖至噴珠濺沫之處。無意成之。頗與荆關有相合處。叔明見之。定亦下拜。觀是畫是跋。想見其解衣磅礴。掀髯落筆時也。

黃鶴山樵長夏山居巨幀。吳杜村所藏。紙本潔白如新。作長松三株。高可尺五。翠色垂蔭。其一爲古藤所纏。高處作夾葉。藤本夭矯拏屈。古拙之意可愛。松左作夾葉大點雜樹五株。蓊翳陰鬱。涼意灑如。樹下瓦屋四五椽。門外棧棚一架。兩人相對品泉。傍有童子蹲踞扇火鑪於蕉林下。屋後小室。軒窗洞開。一高髻女郎手弄機杼。人物長寸餘。略具眉目。殊有靜逸之致。石牆短籬。萬竹繞之。竹後山峰插天。瀑泉左右並注。溪水細鉤。極奔放動盪。潺潺如有聲。主巒在左。皴用解索。而閒有斧劈。用筆甚奇。目中所睹山樵畫。爲第一。

趙令穰風趣似松雪翁。而用筆薄弱。不耐多皴。然秀逸之氣。撲人眉宇。足稱逸品。嘗見其柳塘漁唱小幀。寫柳葉如松鍼。蒲葦皆雙鉤夾葉。春水綠波。遠山白鷺。一舟蕩漾空濛烟靄中。絕似江南暮春風景。青綠亦澹雅可愛。

大年又有江南春圖。亦是逸品中之最上乘。

趙善長鶴離山房圖古桐一株濃墨闊葉操潤筆半皴染爲之寒翠欲滴閒以長松古柏靈石紫蕉草堂三間其中位置楚楚楊上一紅衣人眉目秀逸左圖右史一童抱琴侍階下雙鶴地坡苔皆作巨點堂後竹林之外更閒桃李雜花花外遠峰掩映略具小披麻皴法苔亦極簡皆染以濃赭墨青惟桃李花甚穠豔也

曾見趙仲穆碧浪湖夜游圖全是承旨家法其靜穆處少遜耳

徐幼文風神俊逸意態超遠在四家之外能別具規格不爲繩矩所縛眞卓然自立者曼生藏其弁山烟樹長卷卷首作攢點小樹六七叢長石橋逶迤相接橋之上二人扶枝偶語一人荷衣囊以從過橋村落數十家雜以烟樹炊烟出籬落叢篁閒屋後山峰碉犖松逕沿迴野寺隱山麓寺旁萬樹閒一僧坐草龕入定山盡處小溪瀠遶板橋曲折架亂石罅菰蒲掩映天外雁陣作盤旋勢卷尾遠峰起伏更點小樹空濛杳靄有欲盡不盡之妙余欲借摹一本以事未果因記其梗概庶使後之學者知良工結搆之苦心焉

崇明朱子大炳虎以徐幼文東峯草堂圖小幀見貽紙頗生澀而用墨奇妙全作米氏雲山蒼潤秀逸可稱逸品上有李賓之行書一絕句亦工

馮輔韶藏徐幼文蜀山行旅小册一幀是藏金紙山峰作斧劈石壁樹皆倒垂石棧迂折上一叟騎驢後一荷擔者神意生動左角有項子京跋小楷極工自題仿李營邱者

徐幼文秋蟲月榭小卷極精澹設色對之灑然如秋聲在几案間也

曹知白道場秋興巨幀。疏樹七株。山坡乾筆。細皴皆披麻帶斧劈。一舟三人。載菊歸棹。湖勢稍曲。右作陂塘土垣。臨水短籬。透之籬下菊畦高下。矮屋兩楹。別有一亭。有人倚闌坐。意甚閒雅。屋後長松秀竹。竹下長橋通左。叢樹山石間。亦有村落。主山亦燥鋒皴擦細密。嵐氣沈厚而有韻。全幅整嚴。可謂能事。

吳仲圭在元人中。別樹一幟。明之沈啓南、文徵仲。皆宗之。余在京師。於友人齋中。見其風壑雲泉一巨幀。樹與山石。並椒點。水閣三楹。用筆如畫鐵。石田翁萬不及也。閣中二人偶語。地磚若棋枰。信手寫之。與界畫等。閣上流泉拂簷角而下。全幅皆焦墨氣韻奇古。似北宋以前手筆。

唐子華松塢品茶小幀。疏散幽淨。逸品中之上乘也。古松二株。一俯一仰。松鍼極秀挺。松下三人坐譚。一童子理茶具。坡石平偃。石上皆雙鉤菖蒲。遠山略烘雲氣。令觀者胸次五斗塵。一時都盡。上海李筠鄉所藏書畫。以此爲最。

袁簡齋丈藏雅棣古藤書屋一幀。甚精。老柏上盤古藤。陰森下垂。瓦屋三間。中供養佛象鐘磬各物。左間琴書几榻。位置清雅。右間兩人相對坐。一蓬頭奴侍屋後。有窗稍露奇石秀竹。意態幽閒。在筆墨之外。方方壺善爲米氏雲山。余家舊藏大小三卷。以臨米虎兒楚山清曉小卷爲最。又在金陵沈氏見其玉壺精舍一幀。皴法披麻而邱壑奇幻。惜紙半損汚。

陸天游刻谿秋興小卷。寫湖天曠遠之景。頗得神韻。自題云。是師法荆浩。其用筆用墨之意。眞得驪龍頷下珠矣。

柯博士工書其畫傳世甚少劉松嵐觀察藏其青綠山水一幀筆致醇靜士氣盎然戊子長夏招過小青琅玕館相對竟日與松嵐各賦一詩

舊藏丹邱生岳陽烟樹長卷筆意似松雪翁其起結位置設色澹遠靈秀之意溢於楮外卷首作小樹細攢點並夾葉外爲疏柳一行城雉隱見樹後樹外一樓臨湖丹蕚朱檻勢極高聳樓下小屋十數家屋外桅檣林立沙岸湖波作網巾紋近岸雜以蒲葦細草君山數峰遙相掩映峰下亦作攢點雜以雲氣遠帆如豆出沒烟際卷尾雜樹上露廟脊萬鴉盤旋如夕陽時候也後此卷爲人易去

張伯雨下筆幽秀絕塵無一豪凡俗之氣張子芸所藏松溪載鶴小幀設澹青綠松杉高蔭濃翠如滴松下一舟有白衣高冠人坐篷下舟前蹲蓬頭奚奴煎茶搖扇舟尾兩搖櫓人後一鶴籠以朱標寫之甚細石壁上倒垂一松古藤繞之遠峰隱見雲氣中全師右丞非斲輪妙手詎能臻此右角有雲林一詩

在吳趨友人齋中見句曲外史秋林憶舊圖紅葉滿林兩人倚湖石對語牆陰辟荔垂蔭園亭景也其設色淺澹入微愈淺澹而愈深沉良工經營苦心至此無餘憾矣

張伯雨晴雪莊圖小卷全以右丞爲宗設色甚精湛疏籬曲折籬外萬竹罨翳籬門一高巾朱衣人扶杖入曲逕夾以寒枝數重皆用粉細點中閒靈石逕盡草堂凡三層位置殊妙堂中人擁火鑪觀書几榻羅列次層樓上有兒女倚闌樓下室邃簾深盆蘭供几寫意而已三層則庖湢之屬甚精備堂前巨池旁有古松垂蔭松後又爲香雪一叢花外土牆繞之牆外並叢篁枯木極寫寒意是卷驚心動魄風格超絕迥

出右丞規格之外故詳記之。

伯雨爲嬾瓚作清閟閣圖。不設色。用筆絕似迂翁。極簡潔。在虞山邵氏齋中見之。

舊藏朱澤民蕉陰清簟圖。雖小幀。而饒清遠之致。長夏對之。炎暑退避三舍矣。紙本亦精潔。

王元章萬香春靄巨幀。枝榦作三層。皆用焦墨寫之。花蕊並圓潤。空處以澹墨漬出。絹素雖舊。精采逼人。殊可寶也。

南昌萬氏所藏。趙子固水仙。用水墨澹染。葉長幾盈尺。花朵秀媚無匹。窗下展讀。忘乎在圖畫中。此奇妙之作。卽使松雪翁命筆。終須讓阿連出一頭地。況他人耶。

南昌萬康山藏春殿水嬉圖。橫卷。絹本長逕丈。不設色。工麗細密。神韻俱備。款細字書石柱上。至大元年。內臣王振鵬謹繪。後有鄧文原、解縉兩跋。

馬文璧山水蒼秀。師李營邱。于邵山所藏。溪山烟艇。雖僅尺幅。而秀潤古雅之致。令人百讀不厭。此六法之外。士氣爲貴也。全幅不設色。獨舟中一人。衣飾以粉甚妙。

鐵嶺于氏藏劉伯溫寫梅一幀。似工細而不爲繩尺所拘。其妙處非專門名家。而一花一蕊。並秀色可餐。殊可珍賞。于氏欲鉤泐上石。乞余臨撫。恐僅得形似耳。（瑄案。姜二酉無聲詩史。載曲阿孫氏。藏青田蜀川圖。然則不獨花卉。兼工山水也。）

杜堇秋林高士圖立幀。高樹三株。枝柯皆細皴。全作夾葉。樹下靈石一區。以澹赭渲染。石畔一紅衣道士。坐蒲團上。不點苔。微剔細草。雖文伯仁之簡潔。不能及也。上自題一詩。又石田翁一絕。書亦工妙。

杜懽男丹臺春曉小橫卷。清蒼超脫。猶是元人標格。皴用披麻。兼以解索。臺下萬松。勢欲動搖。磵泉縈繞。松逕諸峰交互烟雲中。純以澹墨渲染。靈氣奕奕。如董巨再出。

劉完庵畫山水。功力甚深。師梅花道人。而能脫去畦町。余所見蜀岡秋旅卷子。烟巒明滅。閣道縈紆。沈厚秀逸之致。令觀者心悸目眩。不知其首尾落筆處也。惜相隔四十年。邱壑猶逕。不能全記。僅想像大略耳。

袁蘭村處。藏完菴巨册八幀。册中山巒之變幻。林木之蕭瑟。人物屋宇之古雅工穩。非近代凡手所能窺見萬一。

客南陽。在參軍許堅吾齋中。觀王孟端巴江夜泊長幅。下作古松五株。山石作披麻皴。極險峭确犖之勢。其下舟檣林立。江流湍急。江上石壁層立。萬樹掩映。皆作夾葉。第四層始爲主峯。純以焦墨鉤剔。澹墨渲染。苔略點而已。觀覽竟日。欲搦管臨摹。不覺目眵腕僵。咄嗟相對。不復更能伸紙落墨。想見古人結搆之妙。不令人窺見藩籬也。

婁江陸氏聽松閣中。觀高季迪作東坡小象。紙極生澀。衣褶僅數筆。冠履亦寫意。而書卷之味盎然。又有九龍山人寫秋聲賦立幀。澹設色。意態靜秀。似趙鷗波。令觀者不忍釋手。上小楷秋聲賦一篇。亦極精。

杜瓊作晚香堂圖。坡上秋林兩叢。皆夾葉。枝柯極糾結穿插之妙。林中閒以高松三株。寫松鍼極疏秀。樹後隱石牆一區。門內復隔以疏籬。繞籬又作秋樹一重。籬門內皆菊畦。中爲草堂。一紅衣人凭几鼓琴。堂

中書几茶甌位置楚楚堂後短牆外修竹罨翳全幅並潛色空靈超遠逸品也
丙子仲春渡江過白下沈氏寓齋觀沈啓南韓錦衣園林巨册六幀用筆細秀無匹想見此老胸襟空曠學力深邃宜乎文唐二君低首降心也此六幀設色極濃麗而無炫爛之病行筆極細密而無纖弱之習具唐人古雅渾脫之能無宋元深硬浮囂之氣可謂衆妙畢臻者矣沈君得之丹徒蔣氏蔣得之吾浙姚氏輾轉流傳余得以婆娑竟月不獨心目炳然而吾儕進取深有藉於斯册殊足忻幸瑯案江村銷夏錄載此册定爲早年精勁之筆
在維揚吳杜村處見石田翁仿古册四十頁每頁若有未竟之處蓋其生平所見之粉本也其中荆關董巨房山鷗波諸君一一皆得其神髓妙在粉本不甚經意故尤覺神完氣足耳
杜村又藏啓南翁夜游熒斗柄橫卷長僅四尺而有千萬頃之勢宣紙極生澀而用筆極細潤較韓錦衣園林册又一變格可謂筆參造化矣開卷湖波渺然蘆汀交互崇山峻嶺山樹數叢樹後一逕盤旋萬松中山樵皆細披麻皴峰頂三人仰首望月坡陀漸殺坡下屋宇山寺雜以攢點屋前後曲港縈繞萬荷杳靄意態無盡皴法細密兼以蒼莽沉渾極其靈妙而於卷首左角下以墨青染遠山一角亦奇格也先生自題云嘉靖壬子六月偕徵仲子畏泛舟太湖夜登莫釐峰頂月中松露如雨寒意逼人此身疑欲羽化而去歸舟次日各爲一圖以紀勝游卷後僅附子畏一圖徵仲本已遺失惜非完璧矣瑯案錢氏疑年録石田卒於正德四年已巳六如卒於嘉靖二年癸未若壬子則嘉靖三十一年也此歲年代或是松翁錯記若作宏治壬子文唐二君時猶年少於事庶合又考之志乘東山無熒斗柄之名惟具區志云熒斗匡在馬跡山石田所游當在此耳

嘗在滇中購得白石翁蕭寺探梅巨幀。左右並粗枝巨榦。蕭寂有寒意。花下一鶴前導。一幅巾深衣人。童子攜酒具隨之。石牆自右至左。寺門一僧出迎客。牆後寒林微帶殘雪。林中微露殿角。林木屋宇用麤筆。人物獨細鉤。眉目楚楚。左角七言古一首。詩與書皆妙。

舊見石田翁山水甚夥。大青綠仿右丞終南草堂長卷。爲虞山瞿氏所藏。又寫生巨册廿四頁。婁江畢氏物。並佳絕。

桂未谷有啓南擊砚圖。紙本長四尺。闊尺許。中作大石几。列鐘鼎書卷各物。几後靈石一區。蕉陰濃映。兩人相對坐。童子捧劍侍。人物極古雅生動。上自題長歌並小跋甚工。

未谷又藏有竹莊八十自壽圖橫卷。大設色。堂上一衣白老人坐錦榻。傍列八姬人。各捧樂器。庭中靈鶴怪石。松竹罨翳。工細而有古韻。左角匏庵徵仲小詩甚精。卷後諸弟子詩三十餘章。

余家舊藏文待詔畫。不止百幀。今散失如雲烟過眼矣。其至精者。尙憶及一二。姑記於此。其一靈岩山圖小橫卷。高僅四寸。長幾二丈許。用筆之妙。設色之精。小楷長跋云。凡歷十三寒暑而成。頗得摩詰輞川圖三昧。蓋得意作也。其一雪霽捕魚卷。亦是摹右丞者。其一松風巒翠巨幀。純用焦墨鉤勒皴擦。是仿范華原。神采逼人。其一仿元人山水花鳥册。三十六頁。眞能引人入勝。以上諸作。少時竝臨仿數過。歲月久更。邱壑不復能想象矣。

又有白衣士女。及終南進士擊鞠圖。並古妙。

畢礪飛家藏衡翁秋園語月圖小幀紙本澹設色左作高梧一株襯以秋樹二株三人就地坐飲一童子執壺倚樹立短籬之外皆作枯林而以澹墨略點再以汁綠罩之宛如岩桂在風露中迷離光景也上自題三律逸品中之至上乘也

劉松嵐處觀待詔仿劉松年夏木書堂圖堂前雙桐垂蔭桐下一溯水甚湍急堂屋似界畫而非界畫曲廊洞房細辨之層次帖妥無一敗筆屋後高松大柏間以蕉竹盛夏對之寒冽之氣生肌膚也

秋桑老屋圖僅尺幅衡翁晚年快心之作也純以篆籀法寫之老桑輪囷屈曲屋中一叟凭几讀書桑下靈石瘦削土牆斜繞秋草滿逕望之眞仲蔚廬也此種筆墨所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安得不焚香再拜觀之

余家舊藏文休承品茶圖澹青綠設色人物並開眉目松石雲巒古澹無匹其筆墨簡潔高雅之致眞能繼停雲家法左角自題一絕行款甚工妙

文休承盆中菖蒲小幀紙本上自書小楷菖蒲賦一篇精妙絕倫

南翔陸氏藏文伯仁驅山弔古圖余所見五峰畫此爲第一紙本長四尺九寸闊二尺餘樹石不設色石門上層樓極細密敷丹碧甚濃麗門下有兩騎繫樹閒入門長廊曲折循礪而上山半一坡上作一正面屋極奇傍列一小屋跨礪中安水車蓋所謂華清池也漸上皆松逕石闌迤邐松頂佛閣四面簷角相向再上則烟巒隱見神韻生動眞奇作也

蔣伯生藏文五峰南湖春曉澹青綠設色。下作長松數株。松下瓦屋數楹。矮籬遶之。屋中一人觀書。傍籬夭桃秀竹。閒雅之致。令人神游其中。以上湖勢綿渺。皆畫細網巾紋。上爲陂塘山石桃柳甚深杳。一村煙火相望。上爲二峰。雲影翠空濛罨靄。蓋全仿右丞輞川圖神韻。伯生珍若珙璧。已攜歸江南矣。

余在山右。曾購得五峰居士仿山樵一幀。用筆蒼渾。絕非平時格局。蓋古人靈心妙腕。未有不能變化者。其不能變化者。終竟胸中少邱壑耳。

唐子畏師李希古。而能擺脫院習。其功力之深厚。與停雲館相伯仲也。余家藏子畏摹古二十幀巨册。匯唐宋元之精華。無一筆一墨一邱一壑不自古人肺腑中來。至敷色之古雅。又非尋常畫史所能夢見。絹素完好。良足愛翫。余曾窗下臨摹數過。遇時不知散失何所。而粉本尚存篋中。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時一摩挲。猶堪慰藉也。

遲雲廷尉所藏。唐解元川上圖。紙本。作秋樹兩株。樹下一人。牽驢過橋。驢若蝞強不受羈勒者。板橋下水流碎石中。潺潺如有聲。過橋陂逕确犖。遠樹一層。皆作攢點。上爲大麓。極冥濛杳靄。峰左澹墨渲染微月。用筆生秀鬆快。眞得希古神韻。

子畏五十自壽圖。紙本。巨幅。秋梧一樹。樹下一人。唐巾深衣。清而癯。坐盤石上。兩童。一抱琴。一執茶具。對面夾葉大濃樹三株。樹下皆作菊畦。畦之外長籬縈繞。外萬竹插天。上全以澹墨微染。筆勢生動。自題長律一章。

劉松嵐藏六如居士寒谿訪舊圖亦紙本山石皴法是師郭河陽谿隰層疊峰勢高峻秋林夾逕中一策蹇人傴僂驢背山半草屋數椽屋前後皆槎枒古木蕭寂之況森然逼人山礬皴法極簡獨苔以蘸墨大點若不經意者而全局飛動居士素不甚作苔是幀獨以苔勝此卽變化筆墨之一端又見迦葉說經圖大幀山石樹木及人物衣褶全法展子虔設色極精古

陸包山山水有兩種皴法而以小斧劈爲最秀潤蒼渾皆備不愧停雲高足弟子也舊藏赤城松瀑一幀下爲萬松極挺秀三人在松逕中負手仰面觀瀑左右山厓奔峭中橫石梁紺殿經幢高出雲際寺後數峰俯仰蒼靄中空翠如滴其皴法純用斧劈而無劍拔弩張之勢所以爲工

包山玉蘭山房圖古榦屈曲花片細密靈石齋屋位置精雅可愛秀色奪目絕似衡翁設色小景

錢叔寶畫蒼古勝於包山家藏廬山仙梵圖澹設色仿黃鶴山樵而樹法皆攢點則停雲館本色是幀購自吳中未經裝池三百餘年收藏得所尤不易有也

陳白陽以寫生擅長金堅齋藏其澱湖漁戲圖小幀生澀宣紙作米家潑墨極有書卷之味

居商谷筆致秀雅可喜余見其黃岡竹樓卷亦以生澀宣紙作工細青綠甚有意味起用赭墨拖沙作竹林一帶層次清遠上爲山岡下竹樓三楹樓中一高巾鶴氅者焚香讀易兩奚奴樓下理茶具長江吞吐微波接矢風帆沙鳥出沒烟雲杳靄中卷尾浮巒聳翠林竹隱見神韻自佳左角自書竹樓記細楷極精謹宛然文氏手筆也

吳杜村藏仇十洲餞春圖小幀。皴法精簡。敷采極清潤可觀。攢點及夾葉濃樹數株。樹下山堂虛敞。中坐五人。堂左湖石幽峭玲瓏。如有棱角。下臨巨池。焦墨作小樹。落花四圍。大有幽致。花底一板橋。一人倚闌而立。有惜別之態。堂左短籬下兩人掃地。牆外則秀竹娟淨。如初解籜者。紙本亦完好。生平不甚喜仇作。惟是幀至今猶在胸臆間。

姚公綬拙政園山茶圖小卷。山茶花一樹。以沒骨法寫之。葉以汁綠和墨細點。花以朱標和胭脂漬出。榦則純用赭墨。高閣與花相對。中一紗帽青袍者。倚檻看花。山石亦用澹赭汁綠皴染。不復鉤勒。石骨韻致極佳。蓋能以士氣勝也。

莫雲卿菱湖秋艇小幀。是仿高房山而少變其格。殘柳長堤。溪橋荻港。湖菱以澹墨微點。加以汁綠。采菱船上。紅妝粉面。畫槳清歌。皆極寫意。遠岸霜林。其上晴嵐白鳥。殊有遠韻。不啻趙令穰一幅江南春也。

予不喜董香光畫。以其有筆墨而無邱壑。又少含蓄之趣。然其蒼潤縱逸。實自北苑大癡醞釀而出。未可忽也。舊藏其金陵一幀。蓋寫右丞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句意。用筆用墨。極酣暢淋漓之致。宜爲精鑒者所珍。

吾家緝齋藏文敏青綠仿古八幀。其中有仿惠崇白雲紅樹一頁。用色極厚重。絕非向時筆墨。風致甚佳。楊龍友縱逸可觀。余所見谿山寒意。乃法郭河陽。極規矩準繩者。樹爲蟹爪。山用礬頭。所難者士氣耳。龍友兼而有之。宜吳祭酒引爲畫中九友也。

吳梅村鴛湖圖小幀。在婁東陸氏。桃源圖。在呢雨亭將軍處。皆極工細。鐵嶺于氏藏其秋林釣艇一幀。澹遠有韻。當推逸品。

藍田叔畫少士氣。見輒生厭。然偶見其生紙上寫水墨大士象。筆墨甚妙。蓮瓣一葉上坐披髮大士。全幅並粗筆作水紋。未可以畫傭目之。

石濤師下筆古雅。設色超逸。每成一幀。輒與古人相合。蓋功力之深。非與唐宋諸家神會心領。烏克臻此。王太常云。大江之南。無出石師右者。可謂推許之至矣。余舊見其清明上河圖。自云師張擇端。頗得神似。而用筆之細秀古拙。當在擇端上。又摹宋刻絲一卷。最奇。起作樓閣。既爲海濤。空際二鶴。尾作旭日一輪。巨如椀。皆一筆寫成。正如天孫雲錦。光華璀璨。非人間機杼所可髣髴者。是卷爲陳曼生藏。攜歸浙中矣。

袁蘭村藏大滌子金陵八景甚工。松嵐藏武夷圖長卷。亦妙。又見仿古四冊。其人物一冊。古致可愛。擬摹其至精者一二幀。以事瑣未果。

石溪上人。筆墨與石濤相伯仲。其臨文徵仲山水。不獨形似。兼能得其神韻。余曾見其仿文氏數幀。並如太史腕下。跳躍而出。雖精於鑒賞者。不能辨也。鐵嶺于氏藏其仿山樵巨幀。蒼渾淋漓。驚心駭目。特過於求縱橫之氣。未免近獷。後之摹仿是幀者。當取其長而略其短。庶幾得之。

范華原山水一幀。山爲披麻石骨。刻露寒林掩映。茅舍短籬。逕路曲折。迴互清楚。點苔叢雜。閒以小枯枝。自然渾成。足爲師法。

黃鶴翁畫。余所見三十餘幀。以秋林策蹇長夏山居。松風琴趣。爲最上神品。尤奇者。梅花巨嶂。幾二丈高八尺。樹露根。輪囷蜿蜒。以篆籀法寫之。枝榦皆細皴。花大如拳。古氣蒼莽。元明諸家跋凡十七。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山靜居畫論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鎮

七〇〇四上